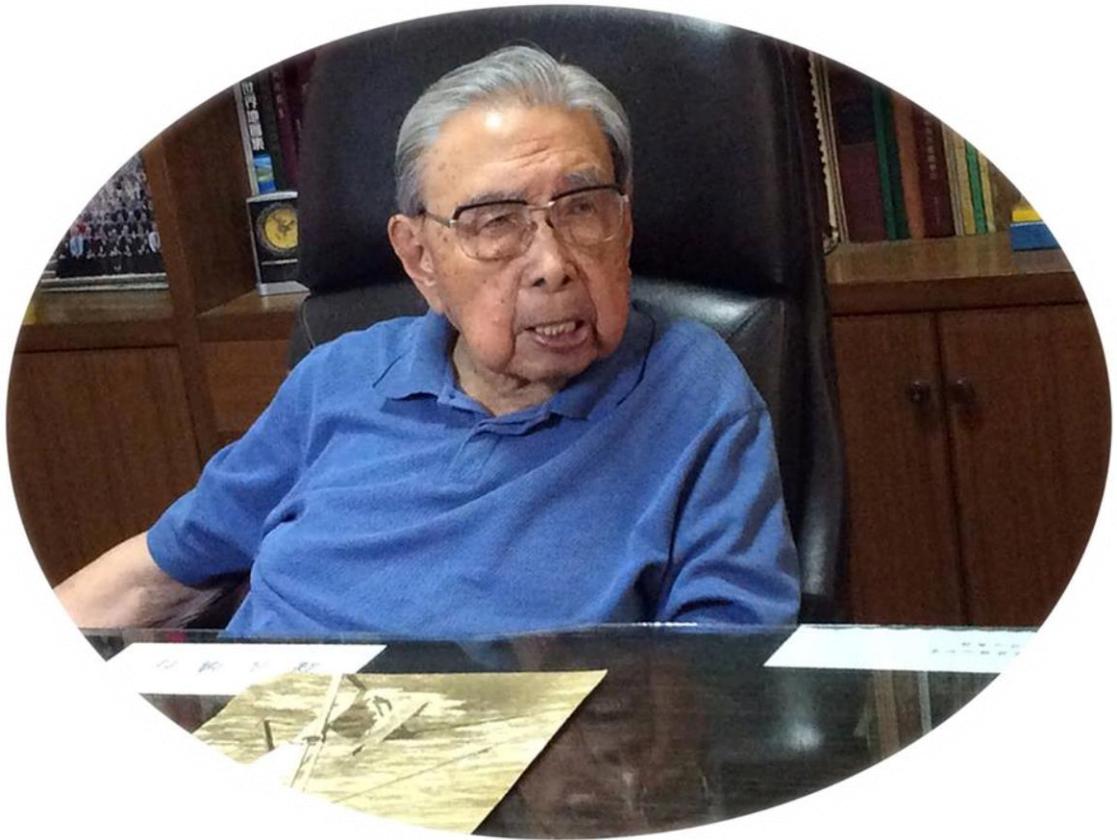


復州雜記



史惠順教授追思文集



春風化雨育菁莪
績地經天萬物格
浩瀚滄海窮事理
厚德載物典雅哲

簡歷

- 1920年6月5日生於上海，籍貫：浙江鄞縣。
- 1943年7月 同濟大學工學院工學士
- 1943-1948 同濟大學工學院測量系助教
- 1948年測量技師合格(考試院測檢字第59號)
- 1948年8月應台灣省立工學院(國立成功大學前身)院長王石安先生之聘請，同年9月來台任教於省立工學院，擔任土木工程系講師(1948-1952)。自述專長：測量；志趣：測量。
- 1952-1956 台灣省立工學院土木工程系副教授
- 1956-1967 台灣省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副教授
- 1958年至美國普渡大學進修一年
- 1961-1965 行政院及台灣省海埔地開發委員兼任測繪組組長
- 1964年1月獲派任台灣省海埔地規劃開發委員會技正
- 1964年5月擔任非洲農業技術人員講習班「簡易測量」課程講師
- 1965年荷蘭國際航空測量研究所畢業
- 1967-1971 台灣省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 1970-1971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系主任及土木工程研究所所長
- 1970-1972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代理院長
- 1971-1976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 1972-1974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院長
- 1974-1976 國立成功大學主任秘書
- 1976年韓國慶熙大學榮譽博士
- 1976-1984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測量研究所教授
- 1976-1982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測量研究所所長
- 1978-1982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工程學系系主任
- 1984 國立成功大學專任教授退休
- 2017年6月17日仙逝於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享壽九十有七。

代序

與晚輩很親的史老師

馬哲儒

史老師當年帶領測量隊，與學生們翻山越嶺，吃、喝、睡都在一起，自然建立起革命感情，無怪乎晚輩們都與他非常親了。台灣的不少重大建設，例如橫貫公路，都是靠他們的辛勞才得以開闢成功的。

在倪超棧長時，校外人士對成大的航空測量設備嘆為觀止，時任二學院院長由史老師功不可沒。他後來轉任主任秘書，若干年後又屈尊擔任測量系主任。他曾堅持系內兩位職員的考終考績都要甲等，雖然因名額關係難以如願，其對部屬的愛護可以想見。

我畢業十餘年後返棧任教，許多大小問題，再託史老師都可迎刃而解。為了測定一項精密的高度變化，向他借一個望遠鏡，他借給我時說那東西該叫水準儀。

我擔任化工系安排專題演講的工作時，一位應邀的老前輩希望參觀施工中的密文水庫。史老師為我打了一通電話給朱銘聖先生，便得到高規格的接待。有人引導着在工地裡看了個夠。密文水庫的水下結構體中，在尚未進水之前，除了工作人員之外，曾在裡面走過一遍的，現在應該沒有幾人了。

目錄

史惠順行述紀要	01
校長題詞與致詞	蘇慧貞 12
追思我們的父親	史美樞 14
追思史惠順教授	陳東陽 16
緬懷一位謙沖的學者與教育家	李偉賢 17
給最敬愛的史惠順老師的一封信	林昭宏 18
追思史公惠順教授	劉金標 19
永懷史惠順恩師	張紹竑 21
追隨史老師時的一些點滴	王蜀嘉 22
南山有臺--現代測量教育肇基	邱仲銘 28
追思史惠順老師	徐德修 30
追懷恩師史惠順教授	林信政 32
史惠順老師追思	毛治國 34
向大師致敬：憶史師惠順	陳良健 37
懷念恩師--史惠順教授	白巨川 39
無限的感念	張裕民 40
史惠順教授的一句話	盧鄂生 42
德配天地、道貫古今，懷恩師-史惠順老師	張瑞剛 44
白酒還是紅酒？史惠順老師的一段教誨	史天元 46
兩個第一，一生遵循	尤瑞哲 47
一代典範—史教授	劉明玲 48
追思史惠順老師文	曹詩寬 50
二十年後的感謝	詹仕明 51
史師惠順的恩情、風骨、典範	蔡展榮 53
測量界模範學者—史惠順教授	湯德誠 56
作育英才 造福桑梓	王成機 57
活動剪影	58

史惠順行述紀要

史惠順教授出生於民國 9 年，上海人。民國 28 年考上同濟大學，民國 32 年同濟大學測量系畢業。民國 26 年中日戰爭爆發，為繼續辦學，同濟大學輾轉浙江、江西、廣西、雲南等地，最後在民國 29 年遷移到四川宜賓的李莊，當年的史教授就是在李莊完成測量系的學業。直到民國 35 年，同濟大學才再將校址遷回上海吳淞，史教授也隨著同濟大學遷回上海並擔任助教。民國 36 年 7 月，時任臺灣省立工學院(國立成功大學前身)的院長王石安先生為尋找工學院教授測量學的師資，到南京、上海聘請教授，經由同年先行到省立工學院土木系的戴英本教授介紹，王石安院長希望聘請史教授至土木系任教。當時同濟大學測量系系主任葉雪安教授並不同意，理由是戰後系內師資缺乏，若史教授離開，系上人手勢必更加不足。根據史教授口述回憶，當初他並不是直接就讀同濟大學測量系，而是先考上機械系。葉雪安教授認為測量系在未來會有很大的發展性，因此說服史教授由機械系轉入測量系。這表示測量系在中日戰爭前後，無論招生或師資都面臨短缺問題。但是史教授對臺灣有股好奇心，打算只在臺灣任教一年，就會返回上海。經過多方遊說，葉雪安教授終於答應讓史教授來臺。

民國 37 年 9 月，從未見過臺灣省立工學院王石安院長的史教授，憑一紙聘書，從上海出發，12 日抵達基隆，14 日來到臺南，任教於成大土木系。沒想到隔年 5 月，上海被局勢大變，史教授從此在臺南定居。周龍章教授於民國 38 年來臺後，先在臺南農業職業學校任教 5 年，民國 43 年來到成大土木系任教，與史教授共同分擔每周高達 22 小時的測量教學課程。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約於十年前擬著手編纂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發展史，雖然因為部份單元的撰稿前輩年邁未能完成，但是史教授還是於九十七年九月親自撰寫了「中華民國之測量事業與成功大學之測量工程學系」一文，闡述了以下相關的珍貴史實。

測量儀器 從無到有

史教授在民國 37 年 9 月 12 日來到基隆，在臺北待一天，第三天(14 日)到臺南，當年為了好奇想來寶島觀光，也由於他的老師王之卓先生的推薦，連王石安院長都沒有見過他一面，就在四月中拿到聘書，六月一日起薪，於是請了一年假懵懵懂懂來到臺南。來了以後，一見那時的成大工學院一無所有，比起同濟大學測量系來，那真是有天壤之別。為了應付實習(那時課程全照同濟大學的編排，所以連機械、電機、土木、建築、電化等系都有測量課程，因此史教授開頭一學期要上二十二堂課)，當時的成大土木系內僅有

日本人二戰後留下的六架日製 TAMAYA 玉屋牌經緯儀，以及四架水準儀，且儀器多有損壞。史教授在同濟大學測量系大四期間，時常受夏堅白教授之託，幫忙修理以及調校儀器。有過去的經驗，於是史教授自己動手維修那六架日本製 TAMAYA 玉屋牌經緯儀及四架水準儀，它們都沒有目鏡十字絲，儀器也轉不動，幸有蔡自諒先生幫忙找蜘蛛絲來黏上勉強應付實習，居然也用了三年多。

在儀器設備方面，成大運氣不錯，首先在民國 39 年寒假，史教授去臺北萬華臺糖倉庫及臺大土木系走廊，花了兩個星期清點了一批測量儀器。這一批儀器原屬前水利部水利航測隊所有，曾施測過黃河、渭河、潼關、花園口等地鑲嵌圖，也做過三峽鑲嵌圖。在內戰局勢吃緊時，由當時交通部航政司司長李景潞先生裝箱，先運杭州再運廣州然後經海島轉輾運來臺北（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李先生也是中國第一位在民國 20 年及 21 年間施測江西、浙江兩省的航測圖，竟然發現兩省控制點差了一百多米），再交到經濟部水利司水利實驗處朱光彩先生手上（他與沈怡交通部長及中華工程黃顯灝董事長在中國是第一批去德國 Dresden 大學學航測的老前輩），他原先想就近交給臺大，但臺大不識貨，儀器放在土木系走廊近一年，已發霉也有臭味，因此台大要朱先生搬走，這才想到送來臺南工學院。在抗戰勝利後，史教授在四川李莊自己拆下同類儀器並裝過箱，運到上海同濟大學後，史教授又把它們裝起來。所以當朱先生問史教授要不要時，史教授當然是求之不得，儀器一到還簽了將來反攻大陸後歸還。現在要還也沒對象，同時也沒人會要了。史教授裝好後，大家都想要，甚至國防部也說是他們的，其實他們的儀器在新竹復旦中學，早已不能用了。這套儀器最可惜的是蔡司 II 經緯儀全部發霉修不好，不過航測實習儀器是可以用上。

第二批儀器是在民國 41 年下半年，我國海軍在臺灣海峽攔下一艘俄國貨輪，裝的是傑克式腳踏車及威特 (Wild) 儀器，於是成大又分到九架 Wild T2 經緯儀及四架 Wild Ni II 水準儀。

第三批是成大在民國 42 年起與美國普渡大學合作，由美國派各系的顧問教授來，並贈送儀器圖書。成大土木系頭半年來的是 Konrad 教授，史教授申請了一些德國、瑞士兩國的精密儀器，但只核准了威特一等精密水準儀 Ni III 一架，精密鋼鋼水準尺一支，可見 Konrad 教授不懂測量，在民國 47 年史教授去美國時，向瑞士威特公司再訂購一支水準尺，他們來信問為何只訂一支，史教授把原委給他們解說一遍，他們把它列為該公司歷史上一大笑話。其後因與普渡合作即將結束，民國 48 年時，Prof. Freel 來問史教授，別系都申請儀器設備，為什麼史教授不要，史教授說成大要的你們不給，只好不申請，他就說送十套 K.E. 經緯儀、及十套水準儀、再加十套平板儀給成大。這些儀器既大又笨重，不適合成大學生的體型，但是既來之則安之，也就開始使用，這樣成大同學實習要用的儀器可分十組同時進行。



民國 98 年普渡展於成大開幕 (張浚欽攝，106 年 6 月 17 日提供此照片)。

第四批是「海埔地開發規畫委員會」委託成大施測自桃園大園到高雄新達港之間共計 2268 平方公里的海埔地航測鑲嵌圖、以及自雲林四湖到高雄新達港之間的五千分之一航測鑲嵌地形圖。因此成大動員兩百多位同學分三隊測量，空照由空軍練習飛行時附帶照相，另外成大學生在海灘上根據史教授帶領的團隊在海埔地上已測量的控制點，加測高程點及低潮線，成大團隊稱之為航測地面補測法。成大在民國 50 年暑假開始，到開學時已相繼完成外業。第二年聯合國在羅馬糧農組織 FAO 首席顧問 Dr. Diveider 來臺視察，他對成大的測量成果很欣賞，只是說測得太辛苦了，問史教授要不要一等航測儀器，這是天上掉下的好事。因為他是德國人，所以成大拿到 Zeiss Stereoplanigraph C8 及附屬儀器，後來史教授用建教合作剩餘的錢添買了二等航測製圖儀 Wild A8 及 Zeiss Planimatte 各為四萬美金一台，於是成大用它們來施測中國第一次用航測儀器施測五百分之一大比例尺曾文水庫壩址地形圖及千分之一流域面積圖，其後更用於施測高速公路等等，以上各項建教合作總值已過一億元新臺幣。



史教授於民 50 年海埔新生地進行建教合作外業現場經緯儀測量(史教授提供)。

之後為發展衛星資訊觀測及數位攝影測量，成大又添購近一億多元的數位儀器及 GPS 等儀器，成大的設備已可列為國際大學中數一數二的了。

就像前述，史教授初來臺灣，一切都不清楚，堪稱是摸索懵懂時期，不知那裡有三角點或水準點，但課表上排了有土木系學生在畢業前必須做四星期的測量總實習，因此史教授在民國 39 年和王櫻茂、劉義興等同學茫然去恆春測尚未建造的龍鑾潭地形圖，只根據當地人說恆春城外大山母山上有一個石碇，於是以它為準，做全套測量。第二年與游啟亨等班上同學改在虎頭埤實習，根據當地一位日本佔領時代老測工傅先生的指引，知道虎頭埤進門左邊小山上有一個三角點，另外，過去中興大學楠木林場有一個三角點，再在埤湖國小對面山上左右各有一點，但他不知有坐標(日本人只教測工用小平板、竹尺作圖解地籍圖，不教測量員)，於是成大團隊用進門小山上那點做為依據，又重量基線，測三角點，打導線時以那點高程為 60m(這是不對的，三角點將來可做坐標轉換，等高線可不好轉換)用來測地形圖。測量總實習所費不貲，系裡經費無法做其它發展開支，幸好當時江鴻教授已轉去臺糖農工處任處長，由他介紹，成大展開第一次建教合作，為臺糖橋(仔)頭糖廠做旗山嶺口到楠梓之間的引水灌溉工程測量。除臺糖公司外，民國 41 年 11 月也曾與臺灣鳳梨公司合作，進行老埤農場地形測量。

也是一樣，成大團隊只在往旗山方向右邊橫山上找到一個三角點，於是

再在那裡從基線三角到導線水準地形全套測量將起來。更值得一提的是成大完全照標準來，周龍章教授還帶了後來是臺電副總經理廖東林及張文雄拿了標架、木柱和儀器，爬七十度陡坡，上山去造標、觀測。另外，為趕進度，周教授三天三夜不睡覺，白天出去測量，晚上通宵計算，再換史教授來接班。就這樣在十九天內完成 20 平方公里的引水灌溉工程測量，頗得好評。但這樣測法實在是苦事，也非正規測法，於是史教授去臺北找當時還在延平南路寶慶路口的地政局長沈時可先生，他是上海崇明島人，於是史教授和他以上海話交談倍感親切。他告訴史教授，他有同樣困擾，他請局裡第五組去左營右昌測量市地重劃，完工後，套不上地籍圖，這才知道日本人在佔領臺灣之初先用高山同胞當測工，施測了全省三角點分一、二、三等級(各等控制點之間在附近就會差一公尺以上)及圖根點作為施測五萬及二萬五千分之一軍用圖之用，也在基隆港岸邊一個以平均海水面為零的水準點施測環島一等水準網，現在多半已遺失。其它各港岸邊均設以低潮線為準之水準點，另外，以在臺中公園後面小土堆上的一個三等三角點為原點(X,Y=0)，推出全省地籍坐標系統，因此花蓮區域坐標為正，臺南區域為負而且每兩溪流之間為一個獨立系統，過溪就會差(多到兩公尺)。後來史教授有機會去日本國土地理院去訪問，當時日本亦如此，不改。要感謝沈局長，他送史教授一本臺灣全省地籍坐標圖表，至於陸軍三角點坐標及全省五萬、二萬五千分之一軍圖，史教授是先去警備總部做過安全調查後才拿到，因為當時那些資料是機密。

建教合作 一舉多得

在拿到控制點資料之後，成大師生們大事展開各種建教合作工作。這一項工作對學生來講可拿到津貼，交下學期學費，也學到了實際經驗；對老師來講，有差費可拿，也可獲得研究資料；對學校來講，可拿測量總實習費用，做其它土力、結構等之發展；對委託機關來講，不需大量人力及設備，可在短時間內獲得所需資料，真是一舉多得。從此成大為臺糖公司全省各地施測大小農場，也為各地縣市政府施測都市計畫圖，後來又測東西橫貫公路及高速公路等。

當時最感到遺憾的是看到各地地政單位派出來的測工拿了小平板儀、竹尺、標桿等在測地籍圖。在民國 43 年見到後，由於授課忙，也不知向那個有力單位來申訴改進，倒是法院推事不時來找史教授為土地界址糾紛來鑑定，不勝其煩。後來在臺北碰到以前海埔地開發委員會之土地科長王長璽先生，他當時是內政部地政司司長。於是由他陪著與內政部長林金生(雲門舞集林懷民之父)談起此事，他也感到事態嚴重，於是召開一連串開會，商討及修訂地籍測量規範和法令。並於民國 58 年初，由史教授向行政院提出報告，當時院長是蔣經國先生，副院長是原內政部長徐慶鐘，那次報告是由他來主

持，經濟部長孫運璿、財政部長李國鼎也在場。當年美軍炸總督(統)府時，已把地籍原圖燒毀，各地政單位所有的是用棉紙刺到圖紙上的副本，像中壢的已是一堆草紙，於是史教授拿了一張圖上有破洞的臺北大安區地籍圖去報告，當然一致認為要加快重測，李部長還說經費沒問題，接著下半年還組隊由史教授接洽日本亞洲、國際兩航測公司及國土地理院等機關去參觀，回來後先以臺南於民國 61 年做第一次地籍航測圖，第二年還由史教授接洽全世界九個地區測量機構陪四位地政主管去參觀，計有日本、夏威夷、美國、加拿大、荷蘭、瑞士、德國、義大利、香港等九個地區，回來後積極籌備展開工作，於是在民國 64 年開始做臺灣三大測量工作：

- 一、全省三角點檢測。
- 二、全面加快地籍圖重測。
- 三、全省高程五百公尺以下進行中心控制航測鑲嵌圖及山地壹萬分之一鑲嵌圖，此在工程規劃上有莫大幫助。

上述各項中，第三項是每年完成一次，第一項也於五年後完成並全面改為二度分帶麥卡脫投影坐標，第二項則因人力不夠，只做了一小部份。

順時應勢 創立系所

民國 64 年在工作開始，適逢教育部評鑑委員臺大虞兆中教授及經合會馮鐘禹教授來校評鑑，他們就建議由於人力不夠，成大應設立航測研究所。其實成大早就有土木系測量研究生，不過成大還是提出申請。第二年(民國 65 年)成大就奉准設立，其後民國 66 年再來評鑑，由於人力不夠，再建議成大成立測量工程學系，成大也提出申請。當時經國先生的十項建設正在進行，政府預算很緊，但是成大還是獲得核准，在民國 67 年 5 月 5 日成立測量工程學系，那年獲得成立的只有測量工程學系、交大交通工程系(第二年改為土木工程系)及政大阿拉伯語文系三個系，可見政府對測量之注重。

早期，成大土木系同學可說全部去公路局及臺電，這兩機構亦以成大學生為班底。民國 67 年成立測量工程學系後，同時成大也為代訓練五期測量員每期六十人，共計 300 人。現今土地測量大部份為成大測量系同學，他們對全省經濟建設貢獻良多，亦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事。

史教授從事測量教育凡六十五年，因為當年輕時代的史教授畢業時有四個測量機關可去就業，史教授無法決定那個機關，於是去問系主任葉雪安教授。他只說沒什麼可考慮，留下當助教。這樣史教授就終身從事測量教育。測量科技日新月異，天天在進步，史教授謙稱不敢來系裡和 Zeiss Stereoplanigraph C8 站在一起，以免有損體面。

現在老一輩測量專業人員相繼走了，知道中國的測量史的人已不多，所以史教授把所知道的都寫出來，免得中國測量史中斷。

對國家經濟建設貢獻卓著

民國 37 年至民國 73 年期間，史教授曾任成大土木工程系主任、所長；測量系主任、所長；工學院長(民國 60 年 8 月~民國 63 年 1 月)。民國 39 年開始接受各方委託的建教合作案，使得以史教授為首的成大測量團隊不斷擴張規模，為成立系所奠定基礎。民國 41 年開始，除了承辦臺糖公司委託的各處臺糖土地之農地測量外，民國 41 年 11 月也曾與臺灣鳳梨公司合作，進行老埤農場地形測量。民國 45 年升格為省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測量中心與省公路局合作，於民國 45 年 2 月完成了「橫貫公路測量」，這段由東勢至達見(現稱德基)間東西橫貫公路 62 公里的定線測量，完全由省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測量中心的教授帶領學生完成;8 月又完成了「花東公路測量」，面積達 200 平方公里(帶狀)。之後又受省水利局委託，為「大甲溪多目標開發計劃」(大甲溪灌溉渠道北幹線后里、月眉部份)做測量，面積達 26 平方公里。同年暑假受經濟部水資源委員會委託，測量大甲溪下游通宵一帶灌溉區域，於 9 月間完成。

民國 47 年，史教授透過合作計畫赴普渡大學進修一年。回臺灣之後，系上獲得十套 K.E 經緯儀、十套水準儀以及十套平板儀，做為實習使用。民國 50 年至 54 年間，史教授帶著學生在西部沿海地區測量海埔新生地。民國 50 年，經海埔地規劃委員會委託，辦理面積達 2,282 平方公里的臺灣西部海埔地航測，動員兩百多位學生，分三隊測量。隔年聯合國農糧組織顧問齊轍博士 (Dr.Ing. F .F. Zitscher) 來臺訪查，認為測量成果良好但太過辛苦，於是與史教授接洽，願意贈送一等航測儀器 Zeiss Stereoplanigraph C8 及其附屬儀器。史惠順再利用建教合作結餘款，購買二等航測製圖儀 Wild A8 和 Zeiss Planimatte。擁有這幾項設備，成大測量中心開始有能力辦理大型航測建教合作案。

民國 52 年，史教授更利用建教合作的結餘款，自費興建航空測量研究所大樓，令航空測量組獨立於土木工程館之內。



位於成大土木工程館內的航空測量研究所大樓興建於民國 52 年。

民國 58 年 8 月，經濟部合作發展委員會與測量中心合作，發展臺灣交通事業，合作主持人史教授受經合會委託，赴韓、菲等國考察有關交通開發事務。10 月間，測量中心又在與省公路局合作下，完成了「高速公路二重楊梅段航測」。

民國 65 年，南韓漢城慶熙大學頒發名譽工學博士學位給史教授。民國 66 年 10 月中旬，史教授隨內政部組成的數值地形測量訪問團，前往日本與歐美等國。民國 87 年 9 月 7 日至 9 月 9 日，在衆多弟子協助下，風風光光的舉辦了兩岸測量學術研討會，還為恩師做了八十大壽。民國 98 年 5 月 22 日，衆多學生們也為恩師 史教授做了九十大壽。堅篤的師生情誼，無以言表。



民國 87 年 9 月舉行的八秩誕辰學術研討會，史教授賢伉儷一起切蛋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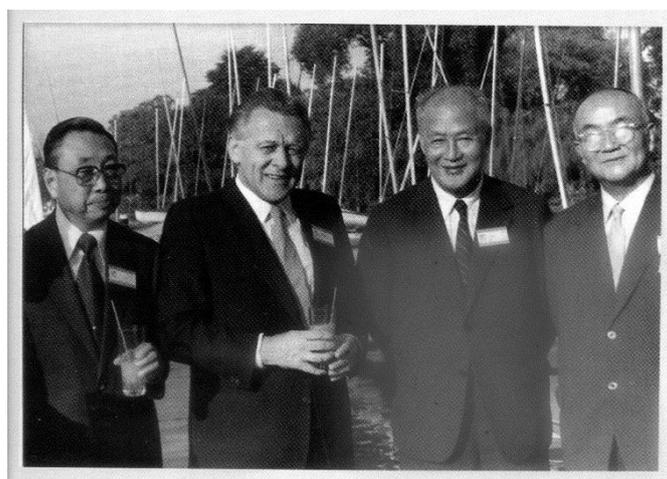
民國 98 年 5 月 22 日史惠順教授九秩壽宴。

創系維艱 從無到有

由民國 40 年出版的《臺灣省立工學院概況》中可知，當時水利航測隊出借的儀器非常完整。測量研究室之目的為研究測量學術，訓練測量人才，發展測量業務，因經濟部中央水利處將水利航空測量隊全部儀器撥借本室保管使用，設備較為充實，重要儀器計有糾正儀、多倍製圖儀、複照儀、涼片架、反光立體鏡、電動沖洗器、空中攝影機、底片縮小儀、反光燈、經緯儀、水準儀、平板儀、水準尺、三角架、縮放器、羅盤儀、求積儀、跑表、氣壓表、捲尺、計算尺、花桿、照像器具及其他測量用具，儀器多為德國蔡司廠出品，美國、瑞士及日本各廠出品亦有。成大工學院設備，除供師生教學研究實習使用外，尚可為社會服務，接受委託，代各工程機關測量製圖。

國際視野 合作交流

除了積極認真盡責做好前述各項重大任務工作外，史教授也積極參與國內外的各項學術交流活動，熱心投入跟國內外各個單位和專家們的合作。民國 67 年，因國內經濟建設之蓬勃發展，航空測量技術之迫切需要，史教授和國內航測熱心人士 40 餘人發起恢復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學會會籍，並奉內政部核准，於民國 67 年 8 月 12 日在台北市恢復成立「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學會」。民國 69 年會員大會，通過將學會名稱更改為「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史教授(左一)於 1980 年在德國漢堡參加第 14 屆 ISPRS 大會與德國航測學會理事長 Ackermann 教授(左二)以及大陸代表團王之卓教授(右二)等人合影。



2001年6月11日德國漢諾威大學(Leibniz University Hannover) Konecny 教授來訪。



史教授賢伉儷於1992年訪問武漢測繪大學與王之卓教授等人合影。

王師之卓的風範 純樸踏實

民國 87 年，應國立成功大學史教授的邀請來臺參加第二屆兩岸測量學術研討會的大陸中國科學院院士王之卓(史教授的老師)和總統府資政李國鼎是民國 23 年同船渡洋赴歐留學的老友，王之卓是在 1934 年考上第二屆庚款留學考試，那一年庚款董事會一共錄取 26 名學生，測量學科有 4 個名額，王之卓是其中之一；物理學科有 2 個名額，李國鼎是其中之一。

據王之卓表示，他們是在上海登上一艘義大利籍的輪船，航行了 21 天，在法國的馬賽下船，再搭火車到巴黎，換船穿過海峽到倫敦，到了英國，大家就分道揚鑣，王之卓到倫敦大學，李國鼎到劍橋大學。

時間一晃就是一個甲子，王、李二人約略也知道對方的狀況，李國鼎還寄了一本著作和一張當年庚款留學生出國前拍的照片給王之卓教授，說是已經忘了有些人的名字，請他看過照片後，把名字補上。這次王之卓還特地把照片帶來，準備和李國鼎敘敘舊，閒話當年。



這張老照片是李國鼎送給王之卓的，照片中，中排最左邊的那位便是李國鼎，後排最右那位戴眼鏡的高個子是王之卓。王之卓後來和李國鼎旁邊的夏堅白(中排左二)、陳永齡(前排左二)轉赴德國學測量。中排三位女生，最右邊那位叫俞大綱，是前幾年過世的前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妹妹。(摘取自白巨川老師提供的 87 年 9 月 10 日中國時報第 9 版)。

校長題詞

思感懷，銘師恩
啟成大測量專才
闢臺灣建設功績

校長 蘇 慧 貞

蘇校長致詞

今天在場的有史教授的家人(包括高教授)，周老師、副校長、李院長，還有在座許許多多位前輩，我可能是在場所有人裡面跟史教授的關係最淺，或者最不容易談及有什麼直接和史教授的歷史記憶。不過我有一個特別的連結，2007年是我在成功大學服務的歲月中，第一次到雲平大樓幫忙學校事務。2007年也是同濟大學100年，我們協助賴校長規劃及安排了第一次出訪同濟大學的行程。我剛剛在看史教授生平記錄影片的時候，覺得可能還缺了一張我們在同濟大學拍的，那次我記得周老師也有一起去。我可以再把它整理出來給籌備會以補上這一段空缺。

後來，我因為工作上的關係，陸陸續續要去學習和了解成功大學在許多年代裡面不同的意義跟角色。當然很重要的還有普渡大學這一段，成大和普渡大學關係的發展，剛剛的影片裡面也營造了這一部分的鏈結。之後，我就經常會在每一年的春節團拜裡固定見到史教授和周老師。在這當中，陸陸續續可以感受到這些典範的前輩對這所學校的意義，以及對台灣在不同階段發展的一個真正重要的精神。在這次來之前，透過系上給我提供的很多資料，我才有機會看到史教授的一生，而這也是成功大學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一些最寶貴的元素。從他自己可以拆解到組裝儀器，其實是我們最引以為傲的實作的能力。我從這些資料讀到史教授利用建教合作結餘款完成研究大樓的興建，這應該是成功大學紀錄上的第一個透過建教合作所結餘的經費來興建研究大樓。也從他在過去，近半世紀前的那個年代，由他在學術上的能量，由他的語言能量以及視野所建構的國際鏈結。

更重要的，我還讀到一段就是他給學生同仁之間的提醒，那就是「測量人要有測德」，這幾點也是今天我們緬懷在心，作為一個人，作為成大人，作為學術人裡面，時刻不能忘懷的那個倫理，那個道德的具體表現。史教授典範的一生，我想某種程度也光耀了成大過去超過半世紀的這些歷史。更重要的是，一步一腳印地從實踐，從典範當中告訴我們，也提醒我們，成功大學未來努力的更大標竿。藉著今天這個機會，有這個榮幸代表學校彰顯這個故事，我從心底感謝每一位在這個校園裡的前輩留下來的典範故事，因為它不僅榮耀這所校園，也榮耀了每一個世代，更作為未來每一個世代學習的標準。感謝史教授一生給我們留下的記憶跟典範！

追思我們的父親

兒 史美樞

我們的父親，是一種信念。他看問題是以蒐集資訊為第一要務，接著找尋「三角點」，定奪執行方針，設定圖址，以各點互為犄角相對支應，循序漸進解題達標。中部橫貫公路、曾文水庫、臺西海埔新生地等等的大地測量以及臺灣的航測地籍圖依次在我們青春期前完成。他為了薪傳而著書，他的書也普及為多所測量系所之教科書。嚴師出高徒是多少桃李擁有的精彩回憶。每次路過他測量過的地方，我們都感受到他為這塊土地無私的貢獻。

我們的父親，是一樣堅毅。中部橫貫公路測量時公務車翻覆壓傷他的膝蓋與腳踝；母親將一雙女兒交給鄰居照管，含淚帶著襁褓中的兒子星夜奔赴東勢探視，可是他一星期後就再披掛執行任務。臺西鹽田的烈日即使在夕陽徐風中都讓在南部成長的我們有中暑的感覺，而他卻不以為意，落日餘暉下仍全神貫注地和工作人員商定工作內容與指標。測量研究所的製圖間有我們這些小跟班週末寫作業的座位，而他只在吃飯的時間才來問是否要休息。從未聽他抱怨過工作量大或是任務困難。第一次看到他的汗顏表情是七十五歲爬玉山回來，因為最後一段是學生攙扶才完成攻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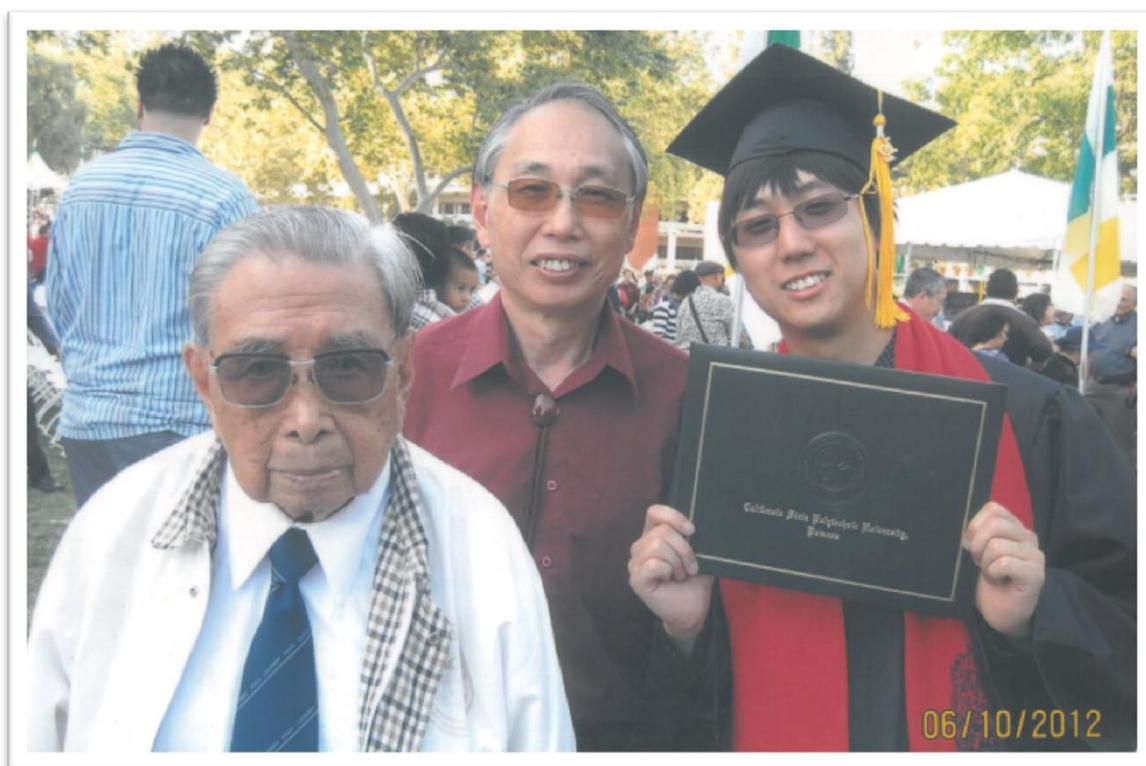
我們的父親，是一束嚴謹。也許是高中、大學唸的都是德文教科書，學的又是測量吧，精準度的要求都擴及到日常生活中了。正裝、儀容比學校教官還嚴；男孩大學時期回家前必定先理髮、女孩不能著迷你裙，否則不准進家門。他說：自己都管不好，如何能把書唸好、把事情做好。守時的要求很德國，約定好的時間地點要準時到，超過五分鐘就走人。這樣的習慣讓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屢屢被視為「靠譜的人」，在個人工作崗位上的質量管理也是眾口皆碑。

我們的父親，是一本清廉。隨著他的測量成果及建教合作需要，肩負的責任日益擴大、職銜高升。家裡經常有人拜訪、送禮，都一概被拒絕、退回。建教合作的得款都全數賬清冊明地用在改善測量系所硬體設施和僱用職員的薪資及年終獎勵中。他自己以腳踏車代步到八十歲，我們的母親終生沒有鑽戒、皮氈；連住所都是原來成大宿舍搬遷換來的。他常說，抗戰時期糙米飯摻雜著碎石極難下嚥，然而因糧食匱乏，大後方流亡學生都練就了各種捨食花招，兄弟姐妹成長時期也都學到了這些「戰術」，就連菜湯汁都能配兩碗飯。我們小時候周末全家分工包餃子是最讓人回憶的歡樂時光，他擀皮我們包；最期待也是最奢侈的餐饗是四個孩子過生日時，限量分配到馬鈴薯沙拉及裹著麵包粉炸的肉片；如今烤牛排時每每想到幼時薄薄的肉片就心酸。

我們的父親，是一片誠懇。每逢過年、節慶來訪學生絡繹不絕。他們仰望他的眼神、尊敬的語氣，讓我們覺得他有兩丈高。無他，因為他從不吝嗇分享他在美國、荷蘭所學的新觀念、新理論、新技術給每一個學生，不論是

本系生、政府地籍測繪局或是軍方派來的學員都一視同仁。因為他誠心希望提升國家的測繪水準到世界量級；這個他做到了。他認為事情要平穩地解決，就要開誠佈公、知無不言；而且要聽取意見，尋求折衝才能事半功倍。

我們的父親，是一個毅力。他一向自認身體強健。九十歲時還對拐杖有排斥感；要不是坐輪椅搭飛機可以通關快些，他也不要坐；為了參加孫子、孫女的大學畢業典禮，九十三歲還可以頂著長途勞累，飛行到美國東西兩岸；他有平凡中國人慎終追遠的美德，九十五歲前仍年年往返寧波掃墓祭祖。他力行終生學習，即使退休仍每晚在燈下研讀論文；為了能透過視訊看看遠遊的子女，聽聽孫輩的洋涇浜國語，他八十歲還學會電腦、上網。他不喜歡看醫生，見過他的醫務人員也都誇他身體好，就連最後加護病房的主治醫生都為他強烈的求生意志力折服讚嘆不已。最後在確知孫輩無法回來送他最後一程，才微皺著眉頭嚥下最後一口氣。他原是一個富家幺兒，雖顛沛流離坎坷一生，卻留下風光的事蹟。如今兩袖清風平靜地隨我們的母親上天學佛去了。我們四個孩子秉承他的風範，希望也像他一樣平凡有毅力。



2012年到美國參加孫子畢業典禮

追思史惠順教授

陳東陽

史惠順老師是我在土木系大二平面測量的任課老師，平面測量是國土規劃，工程建設的根本，當時大二有幾門核心課程，分由不同大刀把關，包括材料力學，動力學等，平面測量即是其中一門。老師嚴而不厲，從一般測量入門，平板、三角測量、平差理論，乃至於當時比較先進的大地、航空測量等，都有廣泛介紹，「平面測量學上下冊」更為莘莘學子奉為精典的教科書。老師也會在課堂上分享早期帶領同學在山巔水涯艱辛環境中實地測量的歷程，讓同學了解工程實務與課堂理論的不同，因緣際會，數年後在聯勤測量隊擔任測量預官，深刻體會書到用時方恨少，服役一年多期間跑遍全島，由定位，三角點選點，平板測量，到導線平差，練就一身功夫，幸虧當年在大學時期有稍微聽從老師的教誨，雖非科班出身，總能勉力完成交付任務。大學畢業那年也靠平面測量的分數拉抬僥倖通過高考技師，因此在情感上對測量總有一股特別的關注。

多年後在國科會土木水利學門召集人任內曾規劃雲林高鐵沿線地層下陷的相關研究重點專案，多位測量領域跨校團隊以先進量測技術監測數十平方公里區域範圍的高程變化，提供政府單位決策參考。擔任土木系主任期間，紀念倪超校長的卓群大樓命名儀式，傑出系友賴世聲捐贈的懷恩講堂的啟用，每年畢業四十年、五十年系友的返校等，老師總能不辭辛勞親自與會，給予系上支持及祝福，給予系友關心與勉勵。

測量領域在最近二十年結合空間資訊，有了日新月異的轉變，從傳統經緯儀到遙測、光達、衛星定位系統、地理資訊系統等，而應用層面也從傳統的地圖測繪，進入智慧生活，導航，防災等應用範圍。老師在測量領域的深根教育，奠基先進技術發展基礎，培育無數工程人才，開枝散葉世代傳承。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老師無疑是教育家的典範，也是我們心中永遠敬愛的師長。

緬懷一位謙沖的學者與教育家

李偉賢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係臺灣工學的搖籃，長年深耕工程教育，也是臺灣工業發展過程中重要的基石與支柱；創院迄今已為國家孕育出無數優秀的人才，並在經建的發展上做出具體的貢獻。在本學院發展的過程中，歷任多位院長的卓越領導，譜下了許多精彩的事功。史惠順教授曾擔任過本院第六任院長(民國 60 年 8 月至 63 年 1 月)，任內戮力從公，擘劃未來，使院務得以永續發展；其鞠躬盡瘁，全力以赴的精神與毅力，令人敬佩。

史院長天資聰穎，為人誠懇內斂，對教育有著遠大的理想與抱負。綜理院務期間，無論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上皆以師生的最高權益為目標。並期許將工學院打造為一個可增進知識、拓展視野及追求夢想的智慧殿堂。特別是於任期內，每週訪問一系，隨時解決問題，充分展現體察民意的治理方針。史院長除具備學術涵養外，亦有絕佳的行政長才，這可從他早年(民國 32 年)於中國同濟大學測量系畢業後隨即代理系主任職務，且兼代三個月的工學院長就可看出。

此後任職於成功大學時期，大力開展其輝煌且精彩的學術人生，與造福社會人群的志業。在任職成大土木系時，史院長帶領學生執行建教合作專案，進行橋仔頭糖廠從嶺口到楠梓的引水工程的量測工作；並於民國 50-51 年完成西海岸的兩千多平方公里的海埔地航照圖，及雲林四湖高雄茄荳五千分之一航測地形圖；其後更投入了當時十大建設中的高速公路、桃園機場、台中港、和林園大寮石化區等四項測量工作，對我國經濟建設的貢獻居功厥偉，堪稱本校建教合作者的先驅。

從史院長擔任教授、系主任、院長的職務中，我們看到了一位謙遜、學養敦厚、彬彬有禮的長者，深受同仁敬重，令人難以忘懷。人生所視，絕非僅是生命的長短，而在生活的價值能否發光發熱，及天職有無發揮，從此角度來看，史院長的生命繁華似錦，從未結束。史院長用他精彩的一生，幫助許多下屬、學生及朋友；他的身影和典範將長存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給最敬愛的史惠順老師的一封信

林昭宏

雖然已預期這一天的到來，但當這件事發生時，還是覺得很不捨，你真的離開我們大家了，敬愛的史惠順老師，離開我們到更美好的世界去。記得第一次與你相會，是在大使餐廳測量系教師聚會上，當時握著你的手，你的燦爛笑容、清澈帶有堅毅的眼神以及溫暖的微笑，至今依然令我難以忘懷。最近，看了黃翊峰與王琪老師的論文，才知道你不僅是成大測量系成立的主要推手，更是帶領測量系師生在台灣早期經濟建設發展時期做出卓越貢獻的靈魂人物。今年八月我接下測量系系主任的重擔，了解了本系成立、發展與其過去在台灣經建發展上的貢獻之後，讓我覺得任重道遠，我將會效法你堅毅不拔的精神、傳承你的「測德」與「學以致用」的理念，持續培育獨立思考、積極負責、具有專業道德的測量人才，使我們的學子未來能擔負起國家工程與測量基礎建設重任。



106年8月31日第36屆測量及空間資訊研討會團拍於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前。

追思史公惠順教授

劉金標

自從民國六十年認識史惠順教授以來，迄今已有四十五年之久。最近一次見面則是在去(105)年年底，在好友林信政兄陪同下，前往史公館拜訪。現在，在史教授於今(106)年6月17日走完人生旅程之後，回憶過往相處種種，歷歷在目。史教授給我的印象是，博學多聞，愛護學生，樂善好施，熱愛國家。茲舉數則往事，聊表追思與感念心意。

民國六十年，趁在內政部地政司承辦土地測量業務之便，有緣認識史教授，當時他擔任成功大學航測研究所主任，他的測量專業，正是內政部推動土地測量業務亟需借重之處。六十一年，成大接受內政部委託在台南市鹽埕段試辦地籍航測。六十三年一月起，史教授以學者專家身分，參加內政部台灣地區土地測量計畫規劃小組。六十四年二、三月間，由史教授帶領八位測量人員前往西德，分成三組，研習正射投影製圖、空中三角測量技術，考察地籍測量業務。返國後，又參與內政部研議修正土地法與地籍測量規則工作，將地籍圖重測納入條文。六十四年七月起，內政部同時推動台灣地區基本控制點檢測、基本圖測製、地籍圖重測三項重要工作，史教授麾下多位老師也不辭辛勞，參與測量查核小組，確保測量品質。在此期間，成大更接受內政部委託，辦理五期地籍測量人員訓練班。凡此種種，不難看出史教授與成大老師竭盡心力，貢獻測量專長，報效國家的熱情，不禁令人肅然起敬。

六十六年十月間，內政部在規劃推動地政資料電子處理業務時，曾指派當時地政司長張維一等人，出國考察歐美亞九個國家地區，為期三十九日。由於史教授精通英語、德語，與受訪單位人員熟識，對參訪行程的安排接洽，盡心盡力，讓成員們看到想看的，學到想學的。此行所見所聞，讓內政部在規劃推動此項創新業務時，充滿信心。事後證明決策完全正確。金標忝為成員之一，感受甚深，對史教授人脈之廣，人緣之佳，樂善好施，感佩不已。

地政資料，對政府各項施政，至關重要。在六十年代，中文電腦還在初期發展階段，要用電腦處理複雜大量的地政資料，著實讓人戰戰兢兢。內政部曾於六十七年一月成立地政資料電子處理研究小組，由時任地政司長張維一與史教授擔任共同召集人，推動此事，研究員中也有多位成大老師加入，貢獻心智。現在地政資料電腦化，成功實施，給政府與人民帶來的方便，有目共睹。不由得要感佩張司長與史教授草創當時的遠見與魄力。金標有幸躬逢其盛，參與其中，頗感與有榮焉。

史教授深知，成大測量系學生畢業後，如能到地政機關服務，一則可以學以致用，二則貢獻社會國家，是個不錯的出路，故有在測量系加開土地法規課程之舉。金標有幸受邀前往兼課，貢獻所學，有機會與成大測量菁英建立師生、同事、同業關係，全拜史教授安排所賜，衷心感恩。

現在，史教授雖走完了精彩的人生旅程，但他的靈性仍然與我們同在。為了了解史教授目前在靈界的狀況，金標於八月三十一日特別跟他的靈性對話，得知下列訊息，經徵得其同意，披露在追思文中，藉以安慰至親好友思念之情。

1. 史教授的靈性是觀世音菩薩的分靈；此生投胎轉世人間，係由觀世音菩薩安排的。
2. 此生天命(使命、任務)有三：一為當大學測量教授；二為熱心助人；三為遊戲人間。
3. 陽壽 97 歲，壽終正寢。生前靈性在六道的地獄界，往生時靈性由阿彌陀佛接引到西方極樂世界(又稱中陰身，亡靈在此法界，僅能等待機緣被超拔到四聖，或被超度到六道輪迴，無法修行或享樂。)
4. 史教授的靈性，知道有位佛力堪比釋迦牟尼佛的在世佛(佛號達摩藏佛)，能夠幫祂清淨業障，同時超拔靈性到佛國。現在，逢此殊勝因緣，就祈求 達摩藏佛為史教授靈性超拔到佛國。
5. 民國 106 年 8 月 31 日上午 11:40，達摩藏佛業已成功幫史教授的靈性超拔到佛國。
6. 史教授的靈性想轉告至親好友的是：我現在佛國淨土，生活自由自在，可以修行，可以享福，也可以等待機緣，乘願轉世到人間渡化衆生。請大家放心。

最後，祝福史教授此生不負使命，精采了無遺憾。特別要提起的是，史教授往生不到三個月，即得到被超拔到佛國的機緣，這真是千載難逢的殊勝因緣。恭喜史教授，福氣啦！你得到了。安息吧！



訪問西德漢諾威市地籍測量局

永懷史惠順恩師

張紹竑

驚愕史惠順老師不幸於前月仙逝，不勝哀悼。回想於 2013 年有幸能拜謁史老師，歡聚一堂，暢談六十年前受業時和其後的野外測量的苦與樂，甚慶幸老師以耄耋之年，尚能記憶如新，津津樂道。方期有齡可卜，今乃驟然仙去，實不勝悼念，亦永懷老師對測量系的功績，謹向史老師家屬及測量系深敬悼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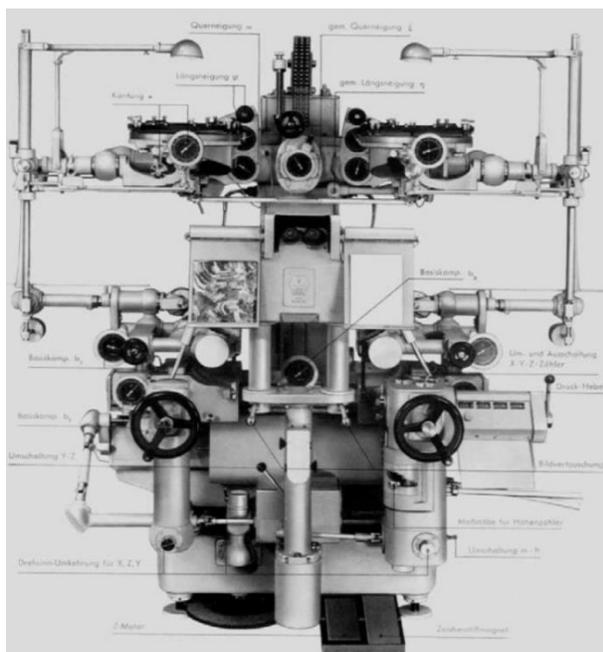
2013 年張紹竑與史惠順教授合影

追隨史老師時的一些點滴

王蜀嘉

在土木系大三分組時，我之所以會選擇較冷門的測量組，是幾個偶然事件碰巧串連在一起的結果。民國 55 年大二暑假時，我去台北一家建設公司做校外實習。當時校外實習仍然是成大工學院必修的零學分課程。對一個才修完二年級基礎力學課程的我而言，其實對於土木系未來二年還要學些什麼，以及畢業後的職業生涯到底是什麼，根本一無所知。進入該建設公司後，因緣際會地被迫接替一位正好接到教育召集必須入營去的結構工程師做一些結構計算工作。一個在大二基礎課程裡只學過如何解算獨立單個樑、柱、桁架等元件的我，當然不可能知道一整棟大樓或是一整個廠棚的結構計算該如何下手。於是組長就一步一步地教我如何做鋼筋混凝土大樓的 moment distribution，如何查表計算配筋，如何計算廠棚鋼桁架的結構力學及配材。在那個沒有電腦，而具有函數功能的手持電子計算器動輒要價一個月薪資的年代，一切計算都得靠拉計算尺及查表，所以每天從早忙到晚，有時晚上還要加班拉計算尺。雖然一個暑假下來，學到不少土木人賴以維生的結構計算，也為下學期賺了些學費，但是看看在公司的學長們工作內容，卻覺得如果唸完土木系後將來的職業生涯就是如此話，似乎又太單調了些。

暑假結束回到學校，恰巧看到一本成大出版的刊物，不記得是校刊還是系刊，封面上是張酷似機器怪獸的照片，閱讀內容後才知道它是聯合國贈送給土木系的一台最先進航空攝影測量儀器（下圖，該儀器現陳列在測量系館一樓中庭），給我很大的震撼。在那個沒有電腦，許多人還穿著以美援麵粉袋為布料做的內褲時代，看到土木系內竟然有一台這樣怪異的儀器，上面有那麼多儀表及連動臂，看起來比當時土木系內各實驗室所見到的儀器都更「高科技」的樣子。而且在那個連校長室都沒有冷氣機的時代，竟然為了這台儀器特地由美國進口了一台冷氣機來維持其恆溫、除濕。再加上史惠順老師在課堂上不時地講些為了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走遍臺灣各地，上山下海做野外測量的刺激故事，讓我覺得做測量遠比坐在辦公桌前面拉計算尺有趣多了，於是在大三時決定選修測量組。



當時土木、水利的同學在寒暑假時幾乎都有機會參加成大建教合作測量隊，走遍全省。除了可學到野外測量的實務，又可以賺些學費來為當時大多數同學們貧困的家庭減輕些負擔，可謂一舉兩得，讓我覺得選擇測量果然是對的。

其實在那艱苦的民國四、五十年代，規模大一點的成大測量隊在工地鮮有旅社可住，當時也沒有便利的大眾交通工具可以通勤，以致多半時間是借住工地附近的國小教室、廟宇或是機關的宿舍，所以真實的野外生活其實並沒有課堂裡聽起來那麼羅曼蒂克。但是在野外這種學生與帶隊的老師們從早到晚吃、喝、睡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讓學生們得以近距離地得到老師們的身教。下面這四張民國 58 年成大測量隊在楠梓加工出口區做地形測量時的照片，最能代表當時的艱苦狀況。左上角是拼湊小學課桌椅為床的「寢室」，右上角是作為「餐廳」使用的教室，第二排的二張則是野外測量的景況。



測量隊在野外工作的環境並非主觀可控制，隨時隨地都可能遇到不可預期的狀況，因此工作常不可能完全照計畫來執行。在那個沒有行動電話而且一般家庭也根本沒有固定電話的年代，在野外遇到問題時自然不可能立即問老師，因此迫使同學們要學習隨機應變，獨立自主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同一組的同學們又各自有各自的個性及主見，要順利完成任務，就必須學習如何與他人討論、協同合作。藉著這些爭論的機會，同學們得以觀察到同組的各

個人與在教室裡完全不同的另一面。平常在教室裡大家都只要自顧自地背自己的書，獨善其身地拼自己的分數就相安無事，而在野外的爭論與最後決策的責任如何承擔，才能看出一個團隊的工作是否成功，與在校時分數的高低完全無關。這種觀察都在十幾年後於參加過測量隊同學們的事業上加以驗證了。成功的事業是靠協調合作的能力，而不是靠在校成績的高低。

一件可能是令大多數參加過建教合作測量隊的同學們忘不掉的事，就是計畫結束時的慶功宴了，每一位同學在開懷暢飲酒醉之後，把在教室裡拼分數高低的壓力完全忘掉了。

記得我在大學部的這段時間內，曾參加過達見水庫（現稱德基水庫）集水區的斷面測量，曾文水庫設計所需的航測地形圖測繪，楠梓加工出口區設計所需的地形測量，臺灣第一條高速公路三重到楊梅段的航空測量以及美濃、岡山等地的都市計畫的定樁測量。其中民國 57 年暑假的達見水庫測量最是我終身難忘的。我那一組的工作區域是大甲溪北岸的支流佳陽溪，每天必須用流籠橫越大甲溪，攀登峭壁，伐木以取河道斷面的通視，時常在冰冷的溪水中吃冰冷的便當，而中午吃便當時所坐的被太陽曬暖的石塊下有時還有百步蛇、龜殼花在那凝視著我們。連雇來幫工的原住民都奇怪，連我們都不去的地方，你們去幹什麼？有一天測量隊提著形狀類似砲彈的威特 T2 經緯儀在狹窄的橫貫公路上與蔣介石總統車隊擦身而過時，竟然沒有人下車問我們手裡提的是什麼。但是最令我們回校可吹噓的則是享受學校破例允許我們在該暑假延後返校註冊的特權。據說該計畫是台電緊急央請史老師協助的，以便補送申請世界銀行貸款興建該水庫審核時所缺的河道斷面地形資料，因此務必儘快完成。而直到暑假結束時，我們的外業工作還差幾天未完成。為了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史老師乃特別向學校申請，允許我們延後註冊。但是同學們的註冊費則先由史老師代繳，返校之後再由同學們應領的酬勞費中扣除。當時只覺得參加測量隊除了刺激好玩，可以賺取學費外，竟然還可以享受延後註冊的特權。等到日後我自己當了老師，才體會出在那個年代史老師為了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所承受的壓力及他所展現的魄力，遠非我等後輩可望其項背。

雖然因參加測量隊得以近距離接觸史老師，得到一些他親身的教誨，但是由於我粗枝大葉常犯錯，而又生性浮躁，所以並未受到他特別欣賞，還獲得他稱我「小迷糊」的封號，令我常常羨慕那些受到他特別青睞的同學。直到我以第一名考上土木研究所測量組，才讓他對我略為改觀，並由他指導我完成碩士論文。我是土木研究所測量組的第二屆研究生，第一屆只有一位研究生，第二屆則有二位，一位跟隨周龍章老師做論文研究，而我則跟隨史老師完成碩士論文。

研究所畢業服完兵役，我就進入剛成立不久的交通部臺灣區高速公路工程局服務。一年後同時考取了公務人員公費赴美留學獎學金及德國國際學術

交流總署 (DAAD) 的留德獎學金，不知該如何選擇，於是回母校找史老師商量。他只回我一句話，你不去美國的話，後面自有其他公務員可遞補該獎學金，不去德國的話，臺灣就把獎學金白白還給了德國人。於是就這樣我回到局裡遞出辭呈，並且去了史老師推薦的斯圖嘉特大學航空測量研究所，也在那完成博士論文的研究。

1980 我取得博士學位的那一年，正好由德國主辦國際航測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hotogrammetry，簡稱 ISP，當年的大會決議在原名稱後面再增加「 Remote Sensing 」字樣自此改稱為 ISPRS) 四年一輪的大會。地點在德國漢堡市，史老師也來德參加大會。由於我的指導教授 Ackermann 時任德國航測學會理事長，所以我們全所人員都由司圖嘉特前去擔任志工服務。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航空攝影測量學會」原本就以「 China 」名義為該會之會員，後因連續多年未繳會費而被除名。臺灣在 1973 年退出聯合國後，想積極參與非聯合國的國際事務，因此乃在 1980 年向 ISP 申請恢復原有會籍。大陸在取得臺灣在聯合國席位後也積極參與國際間的各種非聯合國組織，也在當年以 China 名義申請為新會員，因此臺灣恢復會籍與大陸新入會二案都被安排在該次大會上討論，而臺灣申請的是恢復原有的 China 會籍，大陸申請的是以聯合國承認的 China 名義為新會員。當時大陸代表團的領隊正好就是史老師在同濟大學時的授業老師 (我應稱他為太師) 王之卓教授。王之卓教授是 1930 年代與李國鼎同時考上庚子賠款獎學金赴歐留學而在柏林工業大學獲得航測博士學位的，堪稱中國航測的開天祖師。自 1948 年史教授離開上海受聘到成大來以後，他們師生二人已經三十多年未過面了。此次第一次得在國外見面，史老師要我陪著他去大陸代表團下榻的飯店。當時大陸雖然已經開始改革開放了，但是對於「有臺灣關係」的事務顯然還有所顧忌，所以王教授不敢在他房間單獨會見我們，而選擇在大陸代表團副領隊的房間見面。由於有第三者在場，他們二人也只簡略地交換了些客套話而已。不過由於之後的會期還有好幾天，有了此次正式的會面做為開端，在接下來的幾天中，他們師生二人就有機會敘敘舊了。右圖是史老師與我的指導教授 Ackermann 及大陸代表團在大會所辦的接待會時的合影 (拷貝自 Konecny 教授為 ISPRS 百週年紀念所撰寫的特刊)，右起第一位就是大陸的副領隊，第二位是王之卓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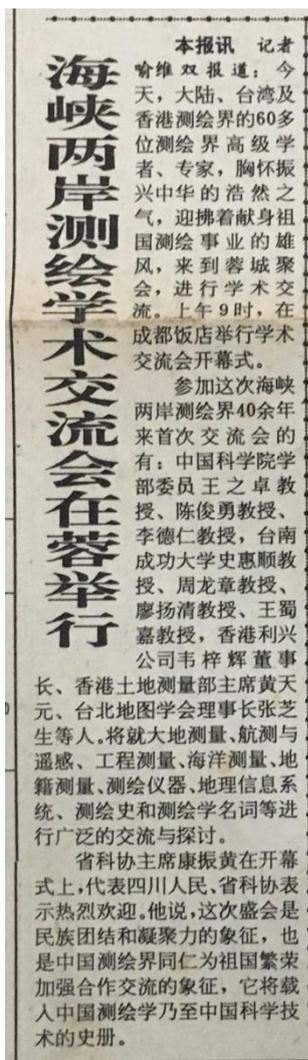
依據 ISP 原本會章，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席次，而大陸在 7 年前已取代臺灣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如果按照會章來處理臺灣與大陸的會籍案的話，勢必會有誰代表中國的問題。主辦單位德

國於是提臨時動議修改會章。經過冗長的爭論，當場修改了 ISP 會章，將原本以「國家」為會員的文字改為「常會員」(ordinary member)，凡具有獨立預算的地區都可申請成為常會員，創造出其它國際學術組織從未有過的非以國家為會員的章程。大會同時決議既然臺灣與大陸雙方都宣稱代表中國，暫時以 China,Taipei 及 China,Beijing 為各自的會員名稱 (惟在該次大會後不久，大陸即發函理事會要求以聯合國承認的 China 為其名稱，去掉後贅的 Beijing 字樣，而臺灣則繼續維持當年通過的 China, Taipei 名稱)。如此，臺海二邊就在當年同時獲准為 ISP 會員。Ackermann 教授還告訴我一段小插曲，章程修正案通過後，立即邀請等候在外的新會員代表入場，而為了大陸與臺灣二方代表團誰先唱名進入，還曾有過一番小爭論。

1980 年時我開始在德國唯一的一家私人火箭公司工作，參與導航及軌跡測量方面的程式開發。但在漢堡 ISP 大會上，史老師要我回母校新成立的測量系服務，乃於次年 1981 年回到成大，在中斷 12 年後重新返母校追隨史老師。

回到母校後，鑑於測量領域缺少一個大型定期的研討會，乃建議史老師於民國 71 年起在成大辦理第一屆的測量學術及應用研討會，做為測量領域內學界、官員及產業界交換經驗、心得的一個場所。初期幾屆都由成大主辦，後來為了提高各大學的參與感，乃改為輪流在各個大學舉辦。

自從 1987 年臺灣開放赴大陸探親以後，史老師即多次回大陸看望親人、師長及同窗們。有鑑於兩岸四十多年的隔閡，雙方測繪人員互不瞭解，於是史老師便與他老師王之卓老先生共同推動於 1992 年在成都召開了第一屆的海峽兩岸測繪學術交流會。臺灣方面除了成大測量系的老師們外，還有政大、交大的老師們以及多個學會的理事長及產業界人士。當時雖已開放可以赴大陸「探親」，但是如果在大陸沒有三等親以內的人前往大陸，理論上還是有罰則的，因此我們都是自費以到東南亞「學術訪問」的名義，由香港轉機前往成都的。左圖是 1992 年 7 月 6 日成都晚報上對此會議的報導。



後記

史老師離我們而去，系裡為紀念他擬出版一本紀念冊。藉此機會，拉拉雜雜而且沒有系統地把我追隨他那些日子的一些點點滴滴回憶出來。自己在成大退休後，從當局者變為旁觀者，可以更客觀拿目前學術界的一些現象與

史老師為人處事做些對比，才對史老師的為人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首先令我最欽佩的就是他的廉潔。在臺灣極度貧窮的民國四、五十年代，史老師掌管著土木系甚至整個成大最鉅額的建教合作經費，但是沒有為自己圖過任何私利。僅從他能以建教合作節餘款就建造了位於土木系館內的航測大樓，還以節餘款向國外購置許多當年以微薄的學校預算或是國家科研經費根本不能想像的世界頂尖測量儀器，就可以想見其經手金額之龐大。但是他卻從來沒有為自己的辦公室做過任何豪華裝修，所用的辦公桌椅櫥櫃等都與其他老師一樣，也從未雇用過自己的親人參與建教合作計畫。在他手裡經辦過無數的國家基礎建設測量計畫，可說是少數最先知道何處將實施土地開發、何處要辦理都市計畫以及哪裡將要開拓道路的人之一，但是他卻從未利用這些消息為自己圖利，從未炒作過任何一塊土地。他一生的唯一不動產就是學校公教輔建的一層公寓而已。今天的臺灣雖然早已脫離了當年那種貧困，但是報章上卻不時可以看見有教授利用擔任採購法評審委員之機會或是執行產學合作的機會，汲汲為自己圖謀小利的消息。可是仔細分析一下，其實這些人能掌握的權力或經手的金額並不大，根本不值得圖此小利。相形之下更凸顯了史老師的高道德水準。

其次是史老師的國際觀。雖然在那貧困的年代，他一周要授課數十小時，但是仍然持續追蹤國外的研究進展，除了自己出國進修外，還一直與國際大師維繫良好友誼，也經常邀請國際大師來校訪問與學生座談，鼓勵學生出國進修。

最後，在當今連一段小學老師罵學生的影像都會被上傳到網路接受網民謾罵的時代，很難想像當年的大學生會因為偷偷在校外辦舞會而集體被史老師罰站在土木系館裡大禹銅像前思過的景象。而史老師那種受傳統教育而特有的飲水思源與尊師重道的倫理，今天大概更沒有那個教授還敢在教室內宣導了。凡上過他課的學生大概都曾聽他說起他在同濟大學的老師葉老夫子（葉雪安教授）的學問與風範如何如何。我們當年用的「測量平差法」教科書就是葉老夫子所撰寫的。只不過在那個反共抗俄的時代，用大陸學者的出版品會有為匪宣傳之嫌，所以該書複印時是去掉了作者名字，成為一本既無封裡亦無封底的無名版。直到兩岸開放來往後，史老師才驚聞葉老夫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受不了學生無情的鬥爭與羞辱，憤而自殺。史老師悲憤之餘，私人出資在武漢測繪科技大學（現已併入武漢大學）校園內為葉老夫子塑造銅像，並告訴我他知道武漢大學內哪些人是害死葉老夫子的幫兇，塑造銅像就是要讓他們在經過銅像時感到愧疚。除了葉老夫子外，他還同時為他在同濟大學的授業恩師們夏堅白、陳永齡等也塑造了銅像。此外他還以葉老夫子名義捐助獎學金給同濟母校及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回頭看看今天學術界的潮流，教授們只顧自己拼論文，變成了科技知識販子，既不敢也無暇再對學生講什麼傳統倫理道德了，在追思史老師之餘，真是不勝欷歔。

南山有臺--現代測量教育肇基

邱仲銘

「小邱，畢業後就回來當助教！」，上海人間話一句，就這樣迄今一直跟隨史老師學習。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後，此間的測量教育與產業都進入重要的轉折點，日治時代結束，測量專業明顯出現斷層，從那個時期粗糙的市街圖、行政區域圖可見端倪。適逢其後全球測量相關科技的演進、產業的迅速擴展普遍以及測量專業服務需求供應的激盪互動，導致測量方法論、實務程序、資訊管理應用等面向均產生前所未見的巨大變革。老師適時從上海同濟大學辭職，轉任成大工學院土木工程系教職，諸多的機緣，促成航測研究所、測量工程系相繼成立，為台灣現代測量教育肇造始基；早期的測量，測距與計算是實務難以克服的作業瓶頸，logo之中有一隻紅白相間的標桿，就足以想像與測量專業的連結；測量系第一屆學生畢業同年創辦測量學術及應用研討會，現今與系同名為測量及空間資訊研討會，今年第36屆又輪由成大主辦，三天多場地的研討內容既深且廣，系上學生設計的研討會logo都可以令我們領會其多元豐富，老師的精神感召與持續努力，帶領學生投入、年年見證此一科技領域的發展。

祝老師九十大壽聯語有句：惠雨和風、順天應時，述說老師的襟懷與志業。有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從早期土木工程系到現今年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七個十年、不計其數的學生，不論於學研、產業或公務體系，老師的身教言教都成為每個學生立身處事的南針。詩經南山有臺 以臺萊桑楊杞李 栲栳枸楨等樹比喻賢才，毛詩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老師是南山，山上鬱鬱森森，已然諸樹成材成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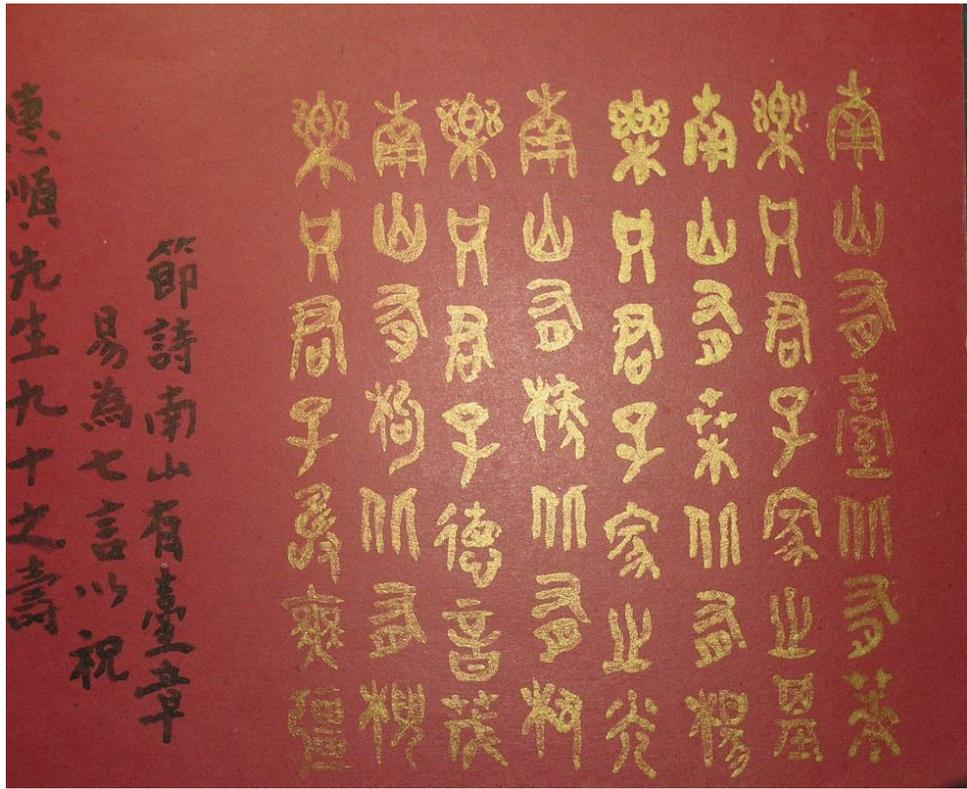
屈指數來，小邱是長駐南山最久、沒能成材的小樹，老師知道我還需要學習，1988年同濟大學贈予老師 中國大百科全書 含測繪學、空間科學分冊，成為老師惠我珍貴難得的手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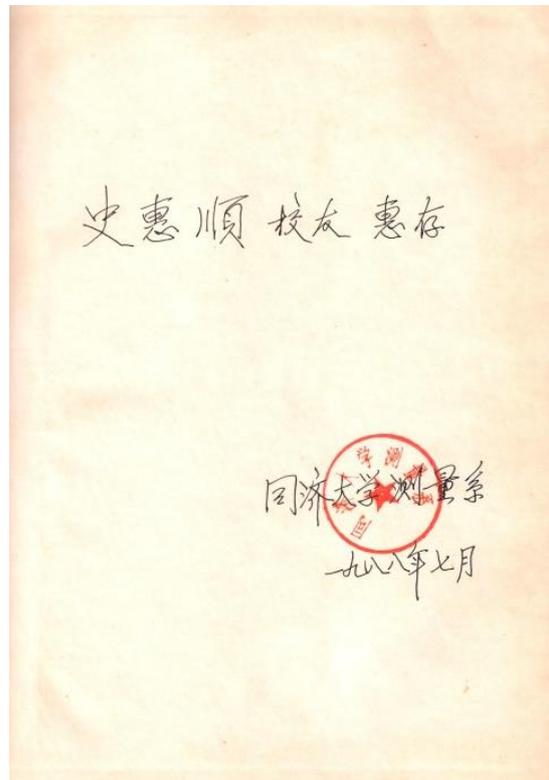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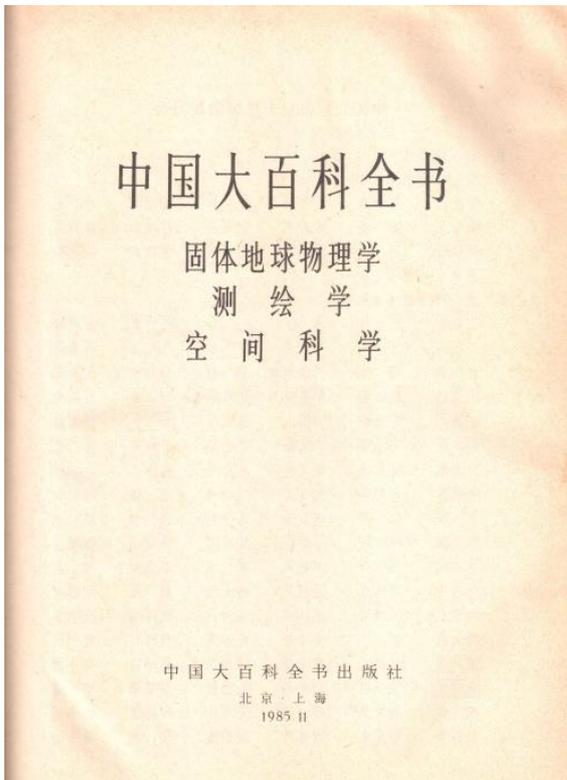
地籍測量學會徽章



第36屆測量及空間資訊研討會logo



98年5月22日邱仲銘為慶賀史師惠順九十大壽毛筆撰寫的南山詩。



同濟大學贈予史老師中國大百科全書

追思史惠順老師

徐德修

五十年前，我考上成大土木系，大二修測量學，史惠順老師在第一堂課上就說：「你們進了土木系，不管以後到什麼工作單位服務，可以拿出去給人家看的第一樣本領，就是測量！」。

大二暑假，我參加了成大測量隊，參與了美濃都市計劃測量及南方澳水庫測量計畫，那個暑假的測量實習工作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政府遷台後，成大土木系的教學服務能量有一次大突破，聲勢大大提升，是史老師的大功勞。測量局從大陸搬來台灣，有一大批測量儀器，政府委由史老師前往點收，建議管理方案。史老師點收後，整批測量儀器搬移至成大土木系代為管理，點收清單上註明，這批儀器最後是要歸還給政府的，何時歸還呢？史老師寫（大意是這樣）：「反攻大陸以後還！」有了這批儀器，豈不大大提升了成大土木系的士氣！？多年來，儀器汰舊換新，當時的儀器早已不適現代所需，不過，在當時，可是大事一件！

不但因為測量工作建教計畫的進行，史老師與同學們的關係，較之系內其他老師，比較接近，而且，史老師似乎也很喜歡與同學們接近，喜歡參與各項活動。

後來，成立了測量系，測量系分出去了，土木系的後期學生漸漸不識曾經在土木系如此風雲一時的這號人物。土木系分成土木、水利、環工、測量四系後，如果有土木學群四系聯合活動，史老師仍然積極參與。逐漸的，好像越分越遠了！這是歷史的必然現象。

今天，在這裡追思史老師，我從舊照裡選了幾張出來，見照片，思故人，恩師典範，永懷在心頭！



土木、水利、環工、測量，四系聯歡，1993.11.12。



葉永祥學長榮膺傑出校友獎，1993.11.10。



成功文化基金會獎學金頒獎典禮，2009.01.10。

追懷恩師史惠順教授

林信政

6月18日中午接到周麗川兄LINE”史教授昨天仙逝了！”的訊息。我回以”真的嗎？太突然了！”。半年來一直最掛心的事，終究還是發生了。不過一時仍舊覺得突然，難以接受。

去年(105)年底我曾陪同劉金標兄拜望史老師，老師長臥榻上。我辦過三次土木水利59級同學會，前兩次他獲邀都參加了，今年3月30日在高雄再舉辦一次遊高雄港的同學會，就不便再邀請他了。沒想到事情來得這麼快！

史老師曾在土木系主持測量中心，長年從事建教合作的工作。我從56年就讀土木系大二開始，在成大五年(含研究所二年)期間，一直跟隨史老師，寒暑假參加測量隊，平常課餘也都在測量中心工作。記得大二修完史老師的測量學之後，就陸續參加了美濃、左營，和楠梓加工區的測量隊，都是利用平板測繪地形圖兼釘埋計畫樁。其間也曾參加最艱辛的達見水庫測量隊，測設水庫上游及各支流兩岸的水準點，並測繪了斷面圖。後來，參加的都是航測的工作，包括高雄市及十大建設中桃園國際機場、蘇澳港，和石化工業區等的航測作業。

成大測量隊名聲響亮，頗受各界肯定。參加測量隊不只學用合一，可以學得測量的專業技術，同時，在當年校外打工不易的年代，一併也解決了許多同學繳交學雜費的問題；而且，因為測量隊充分具備社團的功能，可以歷練處事與待人的方法。凡參加過測量隊的同學，畢業一出校門，自然容易有良好的表現，不但建立了自信心，更獲得業界的賞識。

我是空軍代訓生，59年大學部畢業時，面臨依規定必須回軍中服務滿三年以上，始可繼續進修的問題。承蒙史老師請學校舉薦，經國防部參謀總長賴名湯上將指示，修訂了軍官進修辦法，取消限制，我才得以繼續就讀研究所，翻轉了我的人生。史老師的恩澤也被及於無數軍中的青年。

在我研一下學期懇請史老師擔任論文指導教授的時候，接受他的指引朝航測應用於地籍測量之研究。如今回想起來，這是我後來長期投入土地測量工作的關鍵。研二下學期時，史老師創辦了國內第一屆測量學術研討會，我在會中發表論文，引起與會中山科學研究院人員的注意。會後，史老師趁機促成我到該院服務。雖然中科院同屬國防部，可是空軍堅持不放人，我終究回到母校空軍機械學校任教，負責土木科，培育設施工程軍官。

研究所一畢業，我馬上在史老師推薦與指導下，兼差協助內政部作台灣區土地測量的工作。當年劉金標兄任職於內政部地政司，積極主導推動台灣區的土地測量計畫，包括地籍圖重測、基本圖測製，和基本控制點的檢測。起先是協助擬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大翻修的草案，接著配合省測量總隊擬定台灣省地籍圖重測的總計畫。其間，也曾建議採用航測正射投影法測製五千分之一基本圖。此後十幾年，並獲聘兼任土地測量的查核委員。

史老師記憶過人，時常探訪學生或參加海內外各地校友會的活動，加上他長年擔任工程師學會理事，累積了相當豐沛的人脈。他曾經帶著我們畢業旅行，途中各地，如橫貫公路上全省最大的青山水力發電廠，以及基隆的陽明海運公司等，都有早期學長的熱烈歡迎接待及導覽。

69年我自空軍退伍待業時，曾清涼兄告知高雄工專徵聘土木科老師的消息，我向史老師報告，他立刻打電話給高雄工專張文雄校長，極力推薦，並指示要我儘快拜訪代理過校長的彭耀南學長及註冊組長高宛睦學長，請他們幫忙。周龍章老師也曾專函張文雄校長力薦，曾清涼兄專程陪同拜訪他認識的教務主任許俊顯化工系學長，再經史老師努力追蹤後，才得以獲聘，並開始我職涯的第二春。

印象中，史老師除了對測量發展有興趣之外，從不談論政治。唯他對中央機關中主管測量的單位位階太低、權責分散及功能不足，多所關注。曾經幾次表示，當年他熟識的土木界大老費驊擔任行政院秘書長時，是改善更張的最好機會，無奈卻因費驊車禍逝世，而功敗垂成，令他非常扼腕。

在歷年拜訪的經驗中，師母賢淑溫文，招待親切，行事非常低調。史老師鮮少談到親人，反而每次都會細數學生的動態，對學生的表現津津樂道。既使出國回來，他也從不說何處好玩，彷彿學生的成就才是最美麗最難忘的景色。

我在60年春天，研一上學期才認識唯一的女朋友，可說是史老師間接惠賜的姻緣，而且61年7月研究所畢業後我們結婚，在台南麗都大戲院附近大餐廳辦的婚宴，還是史老師幫忙安排的。婚後每次拜訪，史老師對我的家庭都特別關心。

我以一個農村子弟，有幸受教於史老師，從就讀成大開始，迄今凡五十年，深受史老師的指導與栽培照顧，讓我的人生由黑白變彩色，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貴人，亦師亦父，恩澤綿長。

如今，恩師已逝，但往事點點滴滴歷歷在目，實非筆墨所能言盡，無限的感恩只有遙寄夢中，而恩師高風亮節的典範，所有學子也將永誌難忘。謹請恩師安息！



891111 土木系 59 級畢業三十年同學會參加母校校友之夜。

史惠順老師追思

毛治國

史惠順老師，以及倪超老師、左利時老師、林柏堅老師，他們幾位是早年從大陸來台後，歷經台南工學院、省立成功大學，到國立成功大學，都一直在土木工程系任教的師長，他們的風範、事蹟可說早已成為土木系一屆屆學生們口耳相傳的傳奇(legend)。成大土木工程系這塊招牌閃閃發亮屹立台灣工程界，而畢業生也因專業訓練到位，工作態度敬業，素來都是業界優先爭取的對象。這些令在校生與校友們同感驕傲的傳統，可說與他們幾位前輩師長，從一開始就為土木系奠定「凡事先蹲好馬步、實事求是」的學風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在這幾位前輩師長中，史惠順老師健康長壽、親和力最強，企圖心最旺盛，也是同學們心目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師長。史老師的專業是測量。測量在土木工程中的定位讓人想起陸軍的工兵。土木系畢業生當年服役多擔任工兵官。還記得經常掛在工兵口上的一句豪語：先各兵種而進、後各兵種而退！而測量工程師在土木工程其他工作展開前，也是最先進場準備前置作業的人員；而當工程完工時，測量工程師也是驗收工作中最後離場的人員。

「工程未動、測量先行」的特性，其實也使測量工作的上不上手，成為檢驗土木系畢業生專業學得扎不扎實的標準。當年的成大土木測量課程由史老師擔綱建立相關學程，再加上寒暑假的測量隊實習機會，使測量這門功夫，成為成大土木畢業生的強項。我個人當年服預官役時，就有個因為學生時代就已有測量實作經驗而受惠的親身經歷——文末以附記與學長們分享。

我個人很可惜沒有正式修過史老師的測量課。因為上大二時，史老師正好赴歐研修，所以測量課是林振國老師上的。大二上學期的平面測量，使自己發現到把畫在紙上的工程藍圖，經過布設三角網、繪製地形圖、再現場放樣等測量程序，就可讓機具進場施工，把建物蓋起來；這種 make something happen 的感覺很吸引我。所以對測量就特別下功夫，結果該學期的期中與期末兩次考試，分數接近滿分。有了這個成績，就動念要去爭取參加寒假的高雄楠梓都市計畫測量隊。不過，土木系學生參加測量隊實習，向來都是大二兩學期把平面測量(上)(下)都修完，到大三才能參加。大二上學期才修了一半平面測量的學生，過去從沒有參隊實習的前例。但在林振國老師背書力挺下，測量隊就破例收容了我這個大二生。

講這段故事的意思是：就在自己扛著塔尺標竿跟著學長們跑三角網的寒假測量日子裡，有一天在國外進修的史老師趁寒假回國，跑到高雄來慰問測量隊。於是使我終於有機會第一次見到了「傳說中」的史老師。而史老師也發現測量隊裡頭居然有個大二的學生，所以也立刻引起他的注意。等他知道故事來龍去脈後，就撻下一句話：你以後要選測量組。不過，後來在大三分

組時我並未選讀測量組，這是我個人一直覺得辜負他的地方。

大四時史老師擔任土木系系主任。校內每有競賽，往往他的興奮之情「猶似少年時」。他是上海人，很愛面子。大四那年校運，我是班代負責系上拔河系隊的組隊與出賽。結果三戰兩勝擊敗了拔河賽的常勝軍礦冶系隊，奪得全校冠軍，沒給他漏氣。結果他高興之下，大手筆犒賞所有隊員。

大四那年，因自己覺得當時掛在土木系館大門上的系徽不夠現代化，就建議時任系主任的史老師，應該公開徵求新的系徽設計。結果，無人應徵。他就對我說：你出的點子，就由你自己來收拾吧！在被逼上梁山情形下，我就繪製了一個新版（如附圖 A）系徽交差。而史老師則發了 500 塊新台幣給我當設計費。

眼尖的人看得出來圖 A 的系徽就是目前系徽（圖 B）的原型，它從 1971 年起到土木館門面修成二樓前，就取代老系徽一直掛在系館大門上方。圖 A 的系徽以校花鳳凰花為造型。當年的土木系因為還是結構、路工、測量、水利、衛工「五組共合」的時代，所以系徽的五個花瓣上各設計了代表各組的一個小 logo（例如代表路工組的是一個四片苜蓿葉形的交流道；代表結構的是一座懸索吊橋...）。又因為系徽是以化身為花蕊的土木兩字為中心，而為了把土木兩字筆畫套作五片花瓣的邊線，所以特別把鳳凰花倒了過來。後來土木系開枝散葉，除了原來已設的水利系外，又新成立了測量系與環工系，所以就把代表五個分組的小符號，從系徽上拿掉了。不過可惜的是，後來改繪的時候，恐怕是因為不清楚當年的設計理念，不知道土木兩字要代表花蕊向發揮外放射的效果，所以未能將土木兩字的銜接點對正花心，致使構圖的美感不足。未來如有機會，建議或可再予修改成圖 C 式樣的構圖。

畢業後，老同學們相聚，有時會聽說史老師與學生聊天時，往往會念到我的名字。所以後來自己有機會回台南時，都會抽時間回去探望他。尤其擔任公職後，每次職務有調動時，也都會去向他報告。雖然職務調動對個人來說，代表責任加重、壓力加大，並非甚麼可喜的事；但對自己的父母、師長來說，卻往往是我們後輩拿來讓他們高興的好話題。

史老師一生獻身測量教育，尤其是全力投入引領台灣航空測量的發展，功在教育、功在社會。當年由於持續協助各級政府辦理各種測量工作，使成大土木系測量組成為系上最主要外快經費的來源。史老師涓滴歸公，將結餘經費首開紀錄，用來興建座落在土木系館後方當時非常領先的航空測量大樓。許多航測方面的學術研究、國際合作，以及實際的土地測量、工程規劃測量等成果，也就在那一座大樓中源源產生。

史老師後來又一手先創設測量研究所，再接著創設測量系，使測量學的教學與研發在國立大學中站穩地位。史老師除了土木系系主任外，也曾擔任測量研究所所長、測量系系主任，後來也出任工學院院長與成大的主任秘書等工作。他對測量教育、對土木工程教育、對成功大學的貢獻，大家有目共

睹；尤其是他一生對學生們的關愛與付出，永遠讓人緬懷難忘。



附圖 A：1971 年系徽 附圖 B：目前系徽 附圖 C：建議修改式樣

附記：

本人當年在馬祖服預官役的後期，奉命負責開鑿一條可存放戰車的 U 字型坑道，但因地形關係所選定的兩頭出口一高一低。由於參加過成大測量隊，還當過小隊長，因此對這百來公尺「立體坑道」的工程，自認有一定把握。但從自己到現場放樣開始，帶隊施工的工兵連老士官長，對我這個看來毫無經驗的年輕少尉就一直很不放心，害怕會連累他做虛工。後來在坑道施工面從兩頭逐漸向中央推進的過程中，士官長每次見到筆者就會比個類似太極拳的抱球式，並說他老感覺兩頭一高一低會無法銜接。後來為了不讓他繼續碎碎唸，我就撂下「打不通，我就不退伍」的話，並請工兵連弟兄做見證。結果，在離退伍還有個把月的一個下午，傳來了坑道打通的消息。我立馬衝入充滿爆破煙塵的坑道內，一眼就看見位在新開炸面上方出現了一個破口，而對向的照明燈正巧有一道光線從洞口穿過煙塵，變成一道光柱投射下來。看到這一至今難忘的鏡頭，當時不禁渾身泛起雞皮疙瘩，而耳邊則彷彿響起「哈利路亞」的歌聲。

這個故事不為人知的一個驚險面是：坑道打到一半，開始進入斜坡彎道的路段，難度日漸升高時，從隔壁重砲部隊借來的經緯儀被收了回去——後來判斷可能是這個工程做得小有名氣，連當時的參謀總長都親自來現場看過施工情形，因此引起隔壁部隊吃味而有收回經緯儀的動作——結果只好「有啥打啥」勉強用自己部隊僅有的量角儀(只能測角度不能測距離)來繼續施工。所幸在成大測量隊蹲的馬步功力還夠用，否則士官長比畫的一高一低太極拳抱球式就可能成真。

後來跟史老師談起這個故事，他當時就展現驚人記憶，打趣地說：你在大二學了半套平面測量，就去參加測量隊；現在用只有經緯儀半套功能的量角儀來打坑道，那哪能難得倒你！我趕緊回說：自己的案例充分證明「成大教的測量管用！」

向大師致敬：憶史師惠順

陳良健

春風化雨育菁莪
緯地經天萬物格
浩瀚滄波窮事理
厚德載物典雍哲

史老師桃李滿天下，受景仰無數。身為學生一員的我向老師致敬多次，已不復記憶每次細節。然仍記得其中較正式的一次是 1999 年老師八十華誕慶祝會時，應邀在成功大學測量工程系報告國內衛星遙測的發展。當日尚有任職交通部我的學長毛治國次長報告國內的交通建設。今天，在這個最後向大師致敬的場合，相信有許多人與我懷著相同崇敬與感激的心來到今天的感恩追思會。

最近我從三十餘年大學執教生涯退休，回首思考：一位老師一生追求的是什麼？或許，將為人處世實事求是的堅持與知識領域窮理致知的熱情，依獲得的經驗傳承給學生是畢生努力的目標。在學生時期聽史老師多次談到同濟大學以及夏堅白、葉雪安、王之卓及陳永齡等四位前輩，感覺史老師受四位測繪界前輩大師與同濟大學薰陶甚深。近日重讀岳南所著一套三冊的《南渡、北歸、傷別離》獲更清楚的認識。該書描述民國初年起超過一甲子中國知識份子劇烈變遷的群體命運。其中，同濟大學扮演了重要角色。書中述及著名的科技史學家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43 年訪同濟大學。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同濟大學已從上海遷移至四川宜賓的李庄。李約瑟在中國學術考察後所著《四川：自由中國的心臟》一文中寫到「尤其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能幹的葉雪安博士領導的測繪系，設備精良，幾乎壟斷了中國對勘測員和製圖員的培養」，又寫到「儘管同濟大學其它幾個系沒有工學院(特別是測繪系)那樣欣欣向榮，但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雖然文中所用“壟斷”二字有待斟酌，但從這些文字我們可以確認在抗戰期間物資困乏，測繪系仍能“欣欣向榮”，保留最後的知識元氣，堅苦卓絕，令人何等欽佩。我的同班好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周禮良博士在一個多月前告訴我，他去年曾參訪李庄同濟大學的舊址，在其中一間辦公室裏看到史老師的名牌。相信能歷經如此困苦，仍能堅持實事求是與窮理致知，必經淬鍊。1998 年初，有幸接待史老師與王之卓老前輩蒞臨中央大學，在解說期間兩位老師的指導與鼓勵讓我獲益良多，至今仍能感受到當時兩位大師的熱情。所附照片留下大師身影。



前排左起：史惠順老師、王之卓老師
後排左起：陳良健、陳哲俊、吳究。

常常聽到，我也同意的一種說法：「你不可能從你不喜歡的老師身上學到東西」。史老師是許多同學喜歡的老師，自然也在他身上學到寶貴的知識與經驗。舉幾個自己的親身經歷。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二年級，1969年秋季班，在平面測量學的課堂上，史老師展現了親和力及魅力。他期許大家擴大視野並鼓勵畢業後出國進修，且說若有 TOEFL 的訊息，希望與他分享，他也願意幫同學忙。一週後，班上有同學拿了 GRE 的題目，史老師立刻幫忙解說。另外一個例子是我在土木工程研究所測量組一年級，1972年秋，老師講解類比輻射三角測量的 Jerie' s Computer。類比年代的問題解決方案需許多想像力，對此複雜且無實體可示的系統，同學們難窺其堂奧而要求老師一再講解，史老師都能不厭其煩地解說直到大家都瞭解其來龍去脈。第三個例子是我們在大學三、四年級的時候，成功大學校園開放參觀，航測立體製圖儀是熱門參訪點之一。高品質的立體觀測在類比年代是何等難得，故參觀者興奮，我們這些負責講解的學生也獲得成就感。這或許是我們那一屆土木工程系同學選擇測量組甚為踴躍的原因。另一個有關工程倫理的例子是因應國家建設所需由史老師組建的成大測量隊。回憶大三、四的寒暑假，測量組及土木/水利系有興趣的同學參加成大測量隊，針對國家建設，包括桃園機場、工業區、海埔地及幾個城市的都市計劃釘樁等完成測量工作。史老師對我們平日職業倫理的要求在這些工作上充分發揮。試想：如果品德上有瑕疵或倫理上有疑慮，業主如何敢把都市計畫套圖及釘樁測量等與人民財產密切相關的任務交付給我們。

史老師是台灣測量界的領導者與實踐者。彼得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曾說「Management is doing things right; leadership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s」。不論是開拓新局的領導或是具體實踐的管理，史老師對知識領域的熱情與實事求是的態度，是我們應努力追隨者。有幸為其學生，一生感念。

懷念恩師--史惠順教授

白巨川

我是成大土木（測量組）61級畢業，大二修史老師平面測量學及實習兩學期共六學分，當時由羅慶昌老師（於民國一零一年六月病故）帶實習，史老師會抽空來看我們實習。暑假期間參加成大測量隊，做高雄市航測地形圖控制測量工作，工作了兩個月，賺到第一份薪水，付學費有餘。大三開學面臨選組，由於參加測量隊的關係，我選了測量組。因史老師的感召及同學們在測量隊工作時，同甘共苦的情感，我們這一屆甲、乙兩班共有十人選擇測量組，在當時的土木系可謂空前絕後，歷屆最多。

史老師為了促進我國測量學術及應用之發展，並兼顧學生之出路，於民國65年成立航測研究所。後來又成立測量工程學系（現名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及研究所博士班，使成大測量系成為國內測量界學術龍頭及人才培養的翹楚。

畢業服兵役退伍後，拜訪史老師，老師先讓我到測量隊歷練，作了一個月。剛好土木系有了助教缺，史老師通知我返校擔任助教。為了能教學相長，遂於民國66年就讀航測研究所碩士班，取得碩士學位。民國70年，承蒙史老師的厚愛，提拔升任講師。

讀大學時，史老播放他歷年來收集的測量教學影片，印證客堂上之理論，印象深刻，收獲很多。我當助教時，老師曾說希望攝製“基礎測量教學影片”，讓有心學習測量的人能觀摩學習。我將此事放在心上，礙於教學繁忙與經費關係，一直無法完成老師的心願。直到臨退休前一年，獲得本校醫學中心視聽中心暨教材室電視組協助及本系同仁之配合，始完成“水準儀練習”，“設置經緯儀”兩部教學影片。退休一年後，再次與同仁、學生合作，協助羅老師完成數值法測繪平面圖教學影片。

謹以此三部教學影片，報答史老師提攜之恩。

無限的感念

張裕民

大師者，非只有偉大的知識名位，而亦有偉大的行誼風範之謂也。

吾師 史惠順教授、所長、院長，是位知識豐富且行誼風範令人崇敬的大師。今值母校成大為其舉辦追思會之際，僅以一位平凡學生的觀點敬誌之。

民國六十二年九月，一只美國 KE 經緯儀的木箱送進了成大土木工程測量課程的教室，接著一位豁達儒雅、笑容和煦的教授走上了講台，也走進了我的測量人生，那就是吾師 史惠順教授。

當年 吾師從接收美國普渡大學的測量儀器開始談起，到大陸測量的沿革，到內政部全國地籍重測，到多位傑出學長的優異表現等等，頓時激起我內心的希望和美麗的憧憬，引導開啟我走入測量之路。

民國六十五年，史教授創立了國內唯一的航空測量研究所，並擔任所長，我很榮幸成為第一屆的學生。史所長如師亦如父，對我們這一群學生非常照顧；除了教學認真外，更安排了許多測量實習的機會，讓我們真正能夠學以致用，日後碰到任何測量實務都有信心、有能力去完成。假日課餘之時，所長會舉辦師生郊遊，也常常邀請我們這一群學生到他公園北路的日式宿舍餐敘，享用師母為我們準備的豐富美食、美酒，尤其是在寒風凜冽的夜晚，倍感溫馨，至今歷歷在心頭。所長風趣健談絕無冷場，說事詼諧又寓意深遠，不但傳述他的經驗，也啟發我們很多人生的道理。所長吾師，十足是位偉大的經師，也是偉大的人師。

吾師有非常正面的能量，有迷人的魅力，很能影響激勵他人。他一講話就能喚起他人美麗的願望與成就的動機，再激勵幫助他人築夢踏實成真。對學生的優良表現，總是鼓勵讚揚；對學生的失誤，也能協助成長空間。許多學生在他的鼓勵協助下出國留學或繼續深造，成就非凡，多位後來成為全國測量系所的優良師資，繼續傳棒下一代。他的影響也不限於測量界，許多工程界以及政府部門的重要人物亦曾受其薰陶鼓勵而感念在心。

個人向吾師學習最多、受惠最多的地方就是他勇於開創、勇於行動的精神。他積極爭取許多測量建教合作案，提供師生學以致用的機會；他讓成大測量獨步全國大學土木工程相關科系，提起成大測量，大家公認全國最強；他創立了全國唯一航空測量研究所，培育了許多學術界及工程界頂尖的測量人才。他是成大測量的催生締造者，可以說，沒有他就沒有成大測量。

我在航空測量研究所一年級時考上測量高考兼取測量技師，並在 吾師指導下完成碩士論文。研究所二年級時，吾師鼓勵我專修德文準備到德國攻讀博士；不料民國六十七年畢業後，分發到金門服預官役掌財務工作約二年，打亂了留德之路。退伍後我先到內政部資料中心任職，吾師則希望我回成大任教並準備出國深造，不過我福淺終究有負他的期望。雖然如此，吾師勇於

開創行動的精神還是深深影響我日後的工作。

因緣際會，我去了今德霖科技大學的前身四海工專土木系任教，初期全校學生只有二百人，我學習 吾師勇於開創的精神務實推動，一直到我擔任校長時學生已遠超過一萬人。其中土木系最盛時期共五十六班，人數超過二千五百人，規模超過有些工學院的總和。而土木系最大的特色就是測量，靠著測量，我們的評鑑成績都很傑出；其中畢業的學生能夠大量提供全國工程界所需的土木測量人才，且不乏土木工程產業的翹楚及經營者，對國家建設貢獻良多。另外，我開創了光學設計與量測中心，將雷射掃描用於工程、古蹟維護的技術成果前往德國、瑞典、挪威及義大利等世界各地發表交流；其後創立了 3D 量測及逆向工程中心，十五年前就參與 Nokia 手機機殼及鴻海工業產品 3D 設計與列印。在工程測量方面，我簡化測量的精義指導無數的土木建築工程師學習測量，幫助他們解決許多土木建築的測量問題。吾師衆多傑出優秀學生中平凡的我，能夠在測量方面小有貢獻，無一不是受到 吾師勇於新創敢於行動的典範影響，也算是回報 吾師教澤恩惠於萬一。

回想我的人生，受到吾師的啟迪，得到吾師的恩惠，真是山高水長！因為成大在測量領域的優勢，讓我能在工作上占了先機，因此得以順利開展局面；而這個優勢，正是吾師用他的一生努力開創的。飲水思源，內心不絕由衷感謝吾師的德惠恩澤。史教授惠順吾師，我們敬愛您！崇拜您！永遠懷念您！有聯對曰：

創業維艱 今日勿忘前日德
開基非易 先生但望後學賢



第一屆航研所畢業照

史惠順教授的一句話

盧鄂生

各位老師，各位先生、女士，各位學長、學弟：

我是史惠順教授 63 級土木系的學生，也是 67 級第一屆航測研究所的學生，我想很多學長、學弟跟我都一樣，人生中最重要的大學四年或六年學生期間，都深深受到史教授或多或少的影響。今天很榮幸主辦單位能給我機會上台，能對史教授表達個人的追思與感恩。我的標題是：「史教授的一句話」。

大家都知道，史教授可以說是把測量教育帶進台灣的第一人，終其一身貢獻給土木測量教育，這六十多年來，造就人才數以百計千計，對國內測繪學術及應用的發展影響深遠。對我個人而言，從高中畢業考進成大土木系開始，以及在內政部服務期間，其中有幾個關鍵的人生轉折都受到史教授的影響與當面教誨。

第一個轉折：民國 62 年大四尋找人生工作方向，改修測量。

第二個轉折：民國 67 年航研所畢業，推薦進內政部地政司。

第三個轉折：民國 69 年高考及格，建議我改分發續留內政部。

第四個轉折：民國 81 年支持我轉調省土測局，並鼓勵我再進修。

自民國 85 年後，我就不敢再回台南單獨向史教授請安了，第一個原因是我擅自轉折變成測量逃兵，離開省土測局到行政院研考會。第二個原因是 93 年再轉調考選部後，讓我更沒臉回去見史教授了，當初鼓勵我再進修，後來念個博士卻念得沒完沒了。

一生從事公職三十多年，到現在已退休多年，回想起來，發現史教授有一句話已深入腦海，這句話顯然影響了我大半輩子而不自知，現在似乎仍然如影隨形地催促者我要繼續追根究底。想到這句話，就要回到民國六十五年，當時內政部正開始推行地籍圖重測計畫，史教授擔任查核委員，民國六十六年曾率團赴歐美考察數值地籍測量，有一天在課堂上介紹地籍圖重測作業情形，他說：「測量總隊現在辦重測，怎麼絕大部分都是「人工移寫」，這哪有精度品質可言，以後必然難以面對界址糾紛與爭議」。下課後，我自告奮勇地問老師，可否作為我的論文方向？於是就決定了我碩士論文題目：「原地籍圖糾正之研究」。

現在回顧這句話，我也發現它產生了一些後續效應，也引起一股研究風潮，不但全面擴散，更影響深遠，可分為下列三階段：

- 摸索期：67 年後，民國 73、81 年分別有學弟也可能聽到類似的話，提出座標轉換相關論文 2 篇。
- 可行性研究階段：民國 82 起，本人正任職土地測量局(現改制為國土測繪中心)，當時曾拜訪王蜀嘉老師、郭英俊老師等多位老師，盼能多多研究電腦套圖方面可行性的問題。這段至 89 年期間共有論文發表 6 篇。

- 建立模式階段：民國 90~100 年，國土測繪中心為因應地籍圖圖解數值化成果建立作業模式，更促使無數的學長學弟大量投入研究，這段期間共有 26 篇。這段期間電腦套圖、座標轉換好像已變成顯學。

可惜，研究歸研究，實務上電腦套圖尚未建立標準，執行上似仍為各有一套，成果難有一致的現象。老地籍圖尚未重測或已經圖解重測地區仍相當廣泛，現雖經數化建檔，然各地政事務所面臨複丈作業時，相信這仍是測量員最感頭痛的作業。

現行的套圖(無論是電腦或人工)獲取座標方式，過於簡化，偏離了「剔除錯誤、糾正系統誤差、增加多餘觀測施行平差」的測量基本精神，其最後成果不但缺乏明確永久的經界標示，又無完整的量測數據保存做為證據，至今是否仍有「人工移寫」夾雜在前後電腦作業之中？史教授擔心的現象，是否依然存在？果真如此，後患勢必仍難以杜絕。

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已成立 30 餘年，史教授也是創始會員，成立初期史教授著力至深。本人自始即加入會員，長期在學會擔任志工服務，自退休後，反而有更多時間能為學會服務。三年前，不知何方力量，一再驅使我籌組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不定期巡迴各地政事務所辦座談會，建立知識經驗分享平台，並為民衆土地界址爭議案件提供諮詢服務。現在回想起來，莫非也是那一句話的影響？

在座衆多史教授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中，目前已擔任地政機關各級幹部主管者已遍布全國，恐數以百計，更有已位居高位者。我認為地籍測量理論與實務的研究發展仍有很大的空間。史教授的那一句擔憂的話，似乎尚未結束，我們老一代的也只好向史教授在天之靈說聲，我們該交棒了。希望學弟們能繼續努力，代代相傳，終有一天能完成這歷史性的任務。

德配天地、道貫古今，懷恩師-史惠順老師

張瑞剛

驚聞史老師的噩耗，呆坐許久，憶及往日在成大求學的種種，默默無語，兩眼濕。

民國 65 年 5 月上旬，接到通知考上成大航空測量研究所；8 月底忽然接到通知，所有錄取同學要提前到研究所報到。報到當天是第一次見到史老師，他很慈祥的走進教室，先逐一的點名，接著自我介紹是航空測量研究所所長——史惠順。記得大學四年裡，讀的是史老師編著的《平面測量學》，聽到的是史老師對測量人才的培育、測量理想的播種、先進測量技術引進與測量制度的革新；原以為史老師是位嚴肅不苟言笑的長者，見到時才知是位平易近人、笑容可掬、春風化雨的老師。史老師向我們解釋為何要我們提前報到，是因為研究所承包了「應用航空測量於彰化縣溪州鄉的地籍測量試辦計畫」，而我們是航空研究所第一屆研究生，希望我們八位（盧鄂生、余致義、張裕民、江渾欽、范陳柏、范富雄、張大中與我）能帶領測量訓練班同學進行野外工作。在溪州的工作時期裡，史老師常會到野外來探視大家，不時提醒要注意安全與健康。

史老師視我們這些學子，如自己的孩子般，經常邀請我們到家裡包餃子。在那時薪資微薄，物資不豐時，要應付那麼多大胃口的學生，可說是不易之事。而師母對我們就像自己的母親般，每次都是殷切的招呼我們盡情的享用美食。記得有一次大家胃口大開，包的餃子不夠吃，老師急忙帶著盧鄂生兄與我提著菜籃子到市場補貨去，一路上老師講了許多測量軼事給我們聽，就像一家人般在路上閒談著。

史老師是位記憶力強、反應快、測量學識淵博、且有語文天才的學者。因為老師中、英、德文造詣深厚，所以與國外學術單位建立了良好關係。今日台灣測量界在短短的時間內，能培養出那麼多留學歸國的學子，其實都與此有關。史老師在航空測量方面所投入的心力及執著，那是有目共睹的，且其成果深深影響著台灣測量發展方向。如自民國 65 年起，大力推廣航空測量於地籍測量中的應用、航空測量儀器的更新等等。史老師在台灣航空測量史上之奉獻功不可沒，且應居首席之位。

老師治學從未間斷，其勤奮刻苦精神至終不減；我們眾學子時去看望，仍會問近來學術進展如何？還會不時鼓勵嘉勉。其關愛後輩盡心盡力如此，如今想來，不覺潸然淚雨。

最後一次見到史老師是 2005 年 5 月 13 日晚上 9 點多，在台北市中山堂附近巷子內的「上海隆記菜館」門口偶遇；老師與家人剛吃完晚餐離開，我忽聽到是老師的聲音，主動前去向老師問候。當時老師精神奕奕，聲音宏亮

有力；老師記憶絕佳，立即叫出我名字。因老師與家人要趕回台南，簡單閒聊後，老師還特別提醒隔天要記得投票，並要我注意身體健康，並向家人問好。沒想到當時匆匆一瞥，竟是人生永別。

老師常說：「樂學至上，教育第一」老師之言教，使學生們受益良多，終生不忘。身為史老師的學生我們，能有今日的小成就，都是老師用心培育及灌溉的成果。老師的風範及理念，永遠是我們後生晚輩學子所應努力學習的；而老師的教學理念及目標，我們更要努力將其發揚光大。



67級航測研究所畢業照

白酒還是紅酒？史惠順老師的一段教誨

史天元

民國七十二年，我在成功大學測量工程學系擔任助教。十二月間，因為即將前往加拿大讀書，我申請了辭職。離開成大前，史惠順老師接見了我。我十分清楚地記得，史老師問我在飛機上點餐，如果我點了雞肉，那麼要點紅酒還是白酒？我說不知道。史老師告訴我，「點雞肉要點白酒，點牛肉要點紅酒。白色的主餐就是白酒，紅色的主餐就是紅酒。不要點錯」。看我一臉糊塗樣，史老師又說，「空中小姐問你是對你的尊重，你選擇正確是對你自己的尊重」；「吃什麼喝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懂得規矩、遵守規矩」。在記憶中，史老師是位十分嚴格、有原則的人，與「只要我喜歡，甚麼不可以」的思維是截然不同的。

史惠順老師對我的關懷，不只是「白酒還是紅酒」的教導。那天，史老師還問我機票買了沒有，知不知道怎樣買？我回答不知道，我爸媽準備問朋友。史老師馬上拿起電話，告訴我沒有幾天了，「買飛機票不是買火車票，買不到就站過去」史老師查了名片聯絡了一位在台北的旅行社工作的先生，請他為我訂票。那年出國，是我第一次離開台灣。史老師對學生的照顧是十分溫馨的、周到的、用心的。不只是機票，我申請學校時，史老師幫我看了申請信，發現我用了修正帶，就在幫我改了幾個字後，要我去找他的女兒史美磯。後來，我所有的申請信都是美磯姐打的，連信封都是。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我自己都已經在交通大學教書二十六年，即將屆退。民國七十二年後，在生命的歷程裡，我曾經多次面臨抉擇。最近三年，更曾有幾番痛苦的面對。我常想起「白酒與紅酒」，總是十分佩服史惠順老師，在我心目裡，史惠順老師永遠知道甚麼是對的，而且有決心去堅持。而我，似乎總是要思考許久，瞻前顧後，沒有一次是容易的。同時，對學生的照顧，經過這些年，更深刻的感受到，史惠順老師所做到的，是多麼的不容易。

兩個第一，一生遵循

尤瑞哲

我和史老師的聯結，要從兩個第一談起，這兩個第一改變及影響了我的一生。第一個第一是前面數來第一，另一個第一則是倒數第一。

第一個第一是我和我的同學們是成功大學測量系第一屆畢業生，史老師是創系系主任。記得有次在上平面測量學時，史老師說真善美三個字是測量的準繩，追求測量資料的真實，處理過程的完善，以及成果的完美，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真。史老師，你的教誨我無時無刻不敢或忘，真善美就是史老師留給我在做人做事的風範，小子雖然努力實踐，但奈何不及夫子萬一。

我和史老師的第二個第一的聯結是：我是史老師退休前的最後一個碩士研究生-關門弟子。在當年沒有 google 與國家基本控制測量資料大都列為機密的年代，我做碩士論文時，在第一關--蒐集資料就卡關了。我完全不知道如何蒐集到那些資料。若不是您的提點與幫助，我的碩士論文不可能做得那麼順利。

只要是史老師的弟子都能體會到，老師指導學生的一貫原則是希望學生能獨立思考，培養學生獨立研究的能力。在此可以告慰恩師的是在和你做碩士論文的過程中，我有幸培養出這項能力。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從一本俄文翻譯過來的德文書中，看到一條沒有附證明的力學定理，要我由這個定理開始去發展我的博士論文。雖然，當時我對它完全沒有概念，但憑藉著和史老師您做碩士論文時打下的獨立研究能力基礎，從懵懵懂懂而終致完成。若不是當初您的教誨，豈能如願？

雖然史老師望之儼然，但即之也溫，嚴肅的外表，其實有一顆非常關愛學生的心。在我求學過程中，曾受多位大師的教導，但聽課如沐春風的僅有兩位，其中一位正是我的恩師史教授。

在求學時期，測量系的建教合作我無役不與，人生第一次一口氣喝乾一瓶啤酒是在慶功宴上向史老師致敬的，也才知史老師酒深似海，宰相肚裡能撐船。據聞由史老師說哪一國的語言就可知老師酒醉的程度，國語、英語、德語我都聽過，但酒醉最高境界的台語我卻還未聽過。將進酒，君莫停，但已不再有機會和史老師會須一飲三百杯。

「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老師您的風範永遠烙在我的心裡，是我一生的遵循。

一代典範——史教授

劉明玲

38年前，也就是民國68年，當時以著「選校不選系」想法，按著分數填志願，先考進好大學再來準備轉系，所以在我都還不懂測量系是要學什麼之下，我考進了成大測量系，成為第二屆的學生。

史教授是當時的系主任，沒想到我初來乍到就聽到學長說本系不准轉系，因為轉系申請書系主任史教授絕對不會蓋章，最好早早趕快斷了轉系的念頭，除了斷念外，又每天過著快快樂樂多姿多彩新鮮人的生活，也就不知未來願景的繼續讀測量系。而今才明白史教授的先見之明與用心良苦，首先讓測量不再只是土木的一門課，是需要分別出來的專業，在全國首創成立測量系，並且在不准轉系的政策下，他的堅持才能為台灣培育出更多測量界的高級人才，今日測量不再只是測量，知識經濟與國際競爭的環境下，台灣能夠人才濟濟，能夠不缺席，毫不遜色，感謝史教授早早就為台灣打下的基礎。

史教授真是一代典範，心中念茲在茲的就是台灣的測量，為人威中帶慈，亦師亦父。

老師不但教測量還管我們的生活細節，當年學生經濟能力不好，吃不好更不注重穿著，男同學上課常常都著系服穿拖鞋，史教授還規定褲子側邊不能有兩條線，鞋子後面至少要有綁帶子；測量是團隊作業，靠天吃飯的行業，最注重我們務必準時，不能遲到；當時系上對外接了很多建教合作的工作，為讓我們在寒暑假都能經由實際測量加強實務能力，並且全系學長學弟一起測量一起睡學校教室，讓大家學實務，又遊山玩水，還有錢賺，大家培養感情，比救國團的活動還有意思，尤其慶功宴當晚加菜加酒，教授與大家歡樂在一起，真是把學生當自己的孩子疼，老師還常常說：現在你們年輕做測量，到處爬山涉水，將來最大的好處就是身體好；靠史教授桃李滿天下及系上的資助，在學時間我們可以免費的工業參觀。為了學生的好，老師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他更關心學子們畢業後的工作就業，在各個有機會的點先為我們突破，在各相關的機關行業推薦測量的學生，並且當初國考的測量是在地政職系的測量組，老師不斷突破與爭取，才有後來獨立出來的測量製圖職系可考，嘉惠測量系的學生。

第一屆測量研討會惜別晚宴，老師與周教授兩人國語英語德語划著酒拳，越站越高，盡情喝酒，看到他們為學嚴謹，為人和善可親，有著測量人常與山川共處的豪氣，他們酒後絕不開車，為人著想又守法的一面；在系上助教期間，聽老師談他在長江的測量，談當時在大陸舀戶外江中裡的水來煮食，如果煮湯的水有異物就打個蛋做成蛋花湯，聽著真是感受到他們當時測量環境的艱辛，在老師眼中看到他緬懷年輕學子生涯與故鄉的時光，他離開回不去的故鄉在台灣作育英才。後來老師回大陸探親回來，興奮的與我們分享他

搭輪船長江三峽風光的錄影，當時他看到大陸可以自行發射商業衛星時，聽到他感嘆的說「輸了」我真的深深感受他是多麼打拚在為台灣的測量付出，斯人已逝，那美好的仗老師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老師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老師已經守住了，老師，您的精神常存，台灣的測量因您而蒙福，感謝您為台灣的付出，謝謝您給我們的教導。
老師我們謝謝您，我們愛您，願您安息。



第 1-5 屆聯合同學會第二屆學生合影

追思史惠順老師文

曹詩寬

三十多年前進入成大測量系就讀情景，猶歷歷在目，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進入校園，剛從聯考枷鎖解放，再加上有活潑的僑生同學，個個都帶著雀躍的心情進入校園，我們第二屆當時系主任就是史惠順教授，頭一次看到史老師就是一個翩翩君子的印象，合宜的裝扮及嚴謹的言詞，一直迄今從未改變。剛進入校園的同學們，除了應付課業壓力外，當時課外活動包含打球、郊遊、舞會等活動，然舞會當時是被禁止的，但同學們仍然樂於其中，一次舞會活動結束後，也不知消息如何傳到史老師那裡，結果就把所有參加者叫到成功校區蔣公銅像前罰站，著實訓斥一番，現今想起仍不禁莞爾，然這就是史老師一貫嚴謹的態度，不管是針對教學或生活規範，爾後在測量領域學習，也就是這種嚴謹的態度，讓我們紮實地學到真功夫，畢業後足以應付各種課題。其實在四年學習過程，史老師不僅有嚴謹的態度，也有其和善幽默的一面，讓人如沐春風，永遠懷念。



72級大學部畢業團照

二十年後的感謝

詹仕明

我的大學就讀期間，因為缺乏積極主動求學，對於現在自己擔任老師的我，真是個相當慚愧的過去。

還記得那是大三的時候，被老師叫去辦公室，一開始就是一頓批頭大罵「聽說你不想選修那些土木類的課程是真的？」不待我再次說明，老師就很直接的說「所有系上叫你選的課，除非你不要畢業，否則通通要修！」，再不情不願，也只有遵循的份，但是因為學習缺乏動力，應付了事，所以都只有低空過關。話說人生總是充滿驚奇，本來是打算走外業測量的我，因為女朋友的激烈反對，只好考慮改行當高職老師，這樣子才能與她有共同的寒暑假，過著平凡的幸福日子。

在民國七十七年的時候，老師是沒有人想要當的行業，不論是同學還是朋友，覺得根本是不可思議的決定，那時候的光華高工的測量科，知道我是成大的畢業生，二話不說就錄取了，託成大測量系的福，連成績單都沒有看就給我聘書了，雖然如此，為了不要讓師門丟臉（其實私立學校要求是很多很嚴格的，要生存是要拿出表現的，否則就立刻被炒），每天都戰戰兢兢的努力工作並努力不懈的備課，再加上一些好運，倒也是搞出一些不錯的表現，在學校裏當別人整天擔心被解聘的時候，我還算是順風順水，而且上了年紀也比較懂事了，所以也努力不懈的讀書，年年給光華高工不錯的升學率，但是：因為私立學校裏總是缺乏安全感，再加上年紀大了，會擔心如果表現得不好，還是考個公立學校比較安全，這時是民國八十七年，距離被史老師的責罵，已經距離十八年了。

經過很激烈競爭的教師甄試之後，擊敗幾十位土木工程系畢業的合格老師，我在百分之二的錄取率之下，筆試、口試、試教、實作後，終於考取國立台中高農（現在改為興大附農），正在雀躍不已之時，誰知一件可怕的事情正要降臨。

話說現職教師必須在原來的學校辦理離職，首先要辭職，完成後才可以到新學校報到，我當時並不想讓光華高工知道是事先考取才辭職的，所以推說因為身體不適，校長也盡力挽留，當然我沒有接受，校長失望之餘撻下一句「如果你離開，只怕是不可能再回來噢！」，我當時哪裏知道，這樣子我就絕了回頭路。

到台中高農報到時，人事室審核我的畢業證書時，發現測量系是不能擔任土木科教師的，可是我已經辭職了，天哪！這下子可如何是好？房貸還要繳，小孩還小，這時就算打算背著儀器出來測量，離開業界太久也不可能了，當天晚上，我整晚上失眠，一件好事，反而讓我面臨人生最大的難題。

第二天再次詢問台中高農人事室，他們多方思索，找到唯一的方法，那就是比對學分，經過回成大申請並不好看的畢業成績證明之後，當年所修的土木工程相關學分，剛好越過比對門檻，終於，我過關了。

當天我在家裏哭了一陣，內心裏對於史老師在二十年前的堅持，除了感謝還是感謝，我承認：讀大學當時我的內心是不情願的，但是，因為您的堅持，我的人生最大的難題得以通過，雖然您未必能夠聽到，史老師，謝謝您，感激不盡。



72級畢業紀念冊花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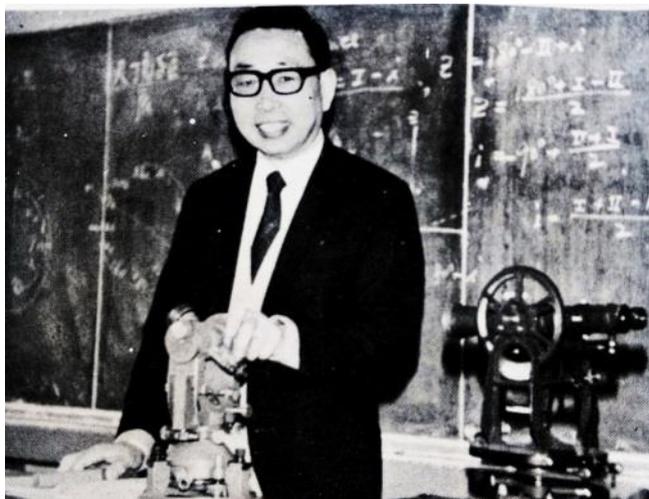
史師惠順的恩情、風骨、典範

蔡展榮

恩師史教授惠順先生一生對臺灣土木、測量、水利與環工界暨國家經建工程與教育貢獻卓著，竭力教育，栽培人才、獎掖後學，讓學生永遠深摯感恩史師惠順的栽培提攜，效法史師惠順的高風亮節之典範。

臺灣現代測量教育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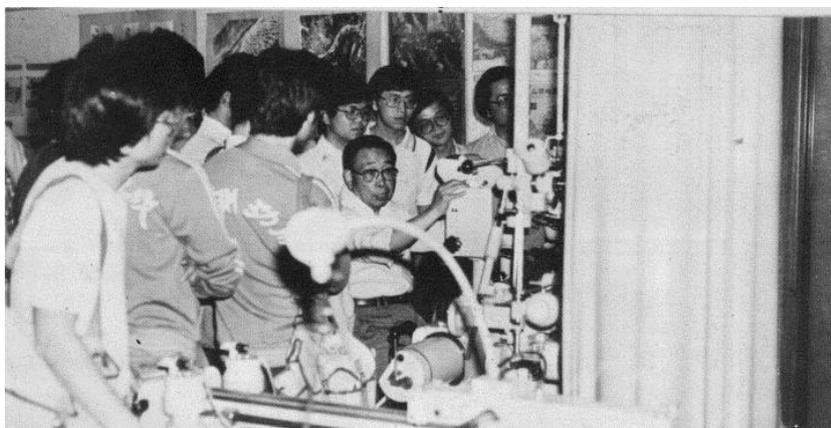
史師惠順的務實努力和(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十大建設、經建發展)大時代的機緣促成了史師惠順創立臺灣第一個測量系(六十七年五月五日成立)，奉獻其一生，培育無數測量工程人才，功德無量，思路敏銳、擁有驚人的記憶力和領導魅力的史師惠順，堪稱「臺灣現代測量教育之父」。



史師惠順於民國 62 年講授平面測量之場景。



史師惠順教授給 73 級同學們上課談及有趣的測量經驗開懷大笑。



迷人的日子
回味的滋味——測量中心

史師惠順教授於航空測量研究所專注地給 73 級同學們講授 Zeiss C8 立體製圖儀

史師惠順給學生的叮嚀

回顧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就讀大學一年級，史老師在平面測量學課程開門見山告訴學生們「測量人要有測德，不造假(數據)，不貪汙」，在隨後的多年時間裡，也不斷聽到史老師提到「要讓台灣的測繪贏過大陸」、「要愛惜公物」記得當年的史老師視力很好，從遠處看到校園裡正在實習的學生揮舞著測量標桿當做舞棍或舞劍，那些學生的成績一定被當、並被史老師現場立即斥責一頓。

獎掖後學 行善不欲人知

史師惠順教授獎掖後學不遺餘力，行善不欲人知，例如我在就讀大學期間，申請到葉雪安獎學金，才得以減輕母親持家的經濟重擔。直到近幾年，才得知這是史師惠順教授捐款設立的，深摯感恩於心。史師惠順教授也跟成大資深老師們(例如倪超校長、馬哲儒校長、周龍章院長、李克讓院長)一起成立成功文化基金會，每年捐贈獎學金，獎掖後學，提攜後輩，令人感動和感恩。



民國 98 年 1 月成功文化基金會獎學金頒獎典禮。



民國 102 年 3 月成大土木文教基金會成立 20 週年慶。

親切和藹 與學生們打成一片

史師惠順教學嚴謹，要求學生品德，愛惜公物，認真求學，既要會唸書，也要會做事，俾成為理論和實務兼備、能獨當一面的企業最愛。私底下，史師惠順非常關心學生，默默捐贈獎學金，照顧清寒優秀學生，跟學生們相處非常親切和藹，是學生們最棒的、最敬仰的導師。

恩師已逝，典範永存吾心！



民國 73 年 2 月，史師惠順與 73 級鄭宏達、王智宗、梁旭文、蔡展榮畢旅合照



民國 73 年 2 月，史師惠順與 73 級畢旅大合照。



民國 73 年，史師惠順與 73 級畢業生合照 (舊系館，原名:測量工程學系)。



民國 73 年 2 月，史師惠順與 73 級畢旅大合照 (太魯閣)。



民國 73 年 2 月，史師惠順與 73 級畢旅大合照(阿里山)。

測量界模範學者--史惠順教授

湯德誠

民國 71 年進入「測量工程系」讀書，當時 40 多位同學都對於何謂「測量」渾然無概念，幸好系上安排教學認真且理論與實務兼備的史惠順教授，以平面測量學引導我們這些門外漢有系統地一窺測量學的奧秘。印象中第一堂課，當時老師略帶點微胖的身軀走進教室後，在師生相見行禮如儀後，老師轉身在黑板上寫了兩個字——『測德』。已忘記老師對於測德之闡釋，但很肯定的是包含：不作假、腳踏實地。測量儀器操作，要按操作程序辦理，確認定心、定平後，才可以觀測。測量數據要真實記錄，核實計算。未符合作業規範，應重新觀測，直到符合作業規範為止。

老師教學方式以課本內容為主，佐以繪圖方式詳細教導測量學的精義，使學生們初次接觸「測量學」有較平實且具體的概念。對於較難理解之處，老師很有耐性地以各種方式來解釋原理、緣由，不會因學生無知的問題而顯得無耐性。

老師對於我們生活上亦多有關心，下課時間常與我們聊天，關心我們是否適應大學生活、課業上是否能跟上進度等，如同長者般地誠心關心我們。老師教學熱忱與長者風範，難以忘懷。對於老師仙逝我們心感不捨與懷念。



第 1-5 屆聯合同學會第五屆學生合影

作育英才 造福桑梓

王成機

史教授惠順畢業於同濟大學測量系，於戰後來到臺灣，在國立成功大學開啟測量教育，並於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創立之初竭盡心力，使我國測量教育具備獨立系所，得以培育許多測量專業人才，進而在我國測量發展史上有傑出之表現，為臺灣測量學術之推廣與專業技術之發展打下深厚之基礎。

臺灣早年經濟發展迅速，各項建設突飛猛進，惟因測量技術及測繪圖資仍侷限於日據時期產製成果，導致地籍管理之困難，為突破困境，史教授對於協助政府推動各項測量施政業務不遺餘力。例如於民國 64 年擔任台灣地區土地測量計畫項下之基本圖測製工作查核小組召集人，確保測量成果符合要求標準。又擔任德國研習考察團領隊，研習新型航測相關技術與瞭解西德地籍測量業務，確保計畫工作品質及參與人員學理與實務並進。復於民國 67 年間擔任內政部地政資料電子處理研究小組召集人，為臺灣奠定地政資訊電子化基礎。另於民國 78 年在史教授協助下會同內政部人員前往香港、新加坡考察地籍測量師制度，對測繪技術與產業發展有莫大助益。

史教授將其一生奉獻教育，不僅帶領測量學術之研究與發展，更積極參與政府政策之推動，除達成保障民衆產權之目標外，並大幅提升行政效能，對土地管理有長足之進步。尤有甚者，史教授所培育之測量專業人才，在民間測繪業亦有許多貢獻，與政府形成合作與協力之網絡，共同提升國家競爭力，促使中華民國在測量技術之研究展現豐碩成果，史教授惠順堪稱臺灣測量之父，其栽植之測量種子，將無限延伸、蓬勃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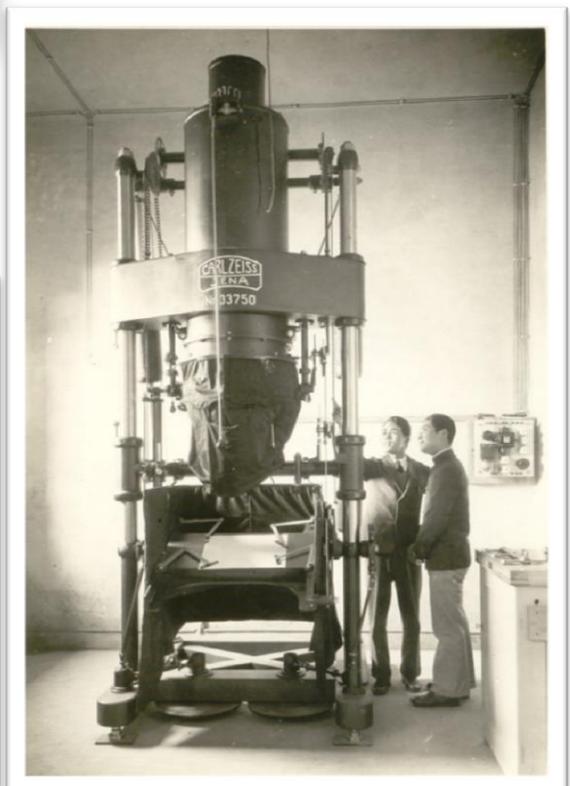
王之卓院士(史師惠順的老師)和李國鼎都是庚款留學生，庚款留學生出國前的團拍(1998年9月10日中國時報9版，白巨川老師提供)



1988年11月28日成大工訊第3期憶史師惠順創立的航空測量研究所的滄桑往事，看荒漠中茁壯的今日成大(李克讓院長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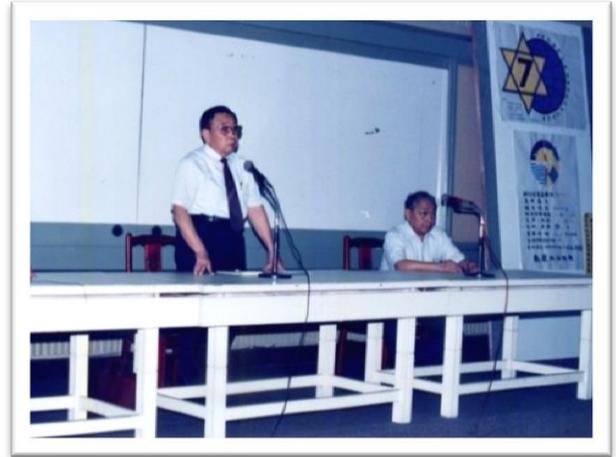
1930年浙江省水利工程局購置的高頂蓋式單發動機空拍飛機 M18D(Messerschmitt)，攝於南京。



1931年浙江省水利工程局購置的糾正儀 SEG1，航空攝影測量使用，攝於杭州。



2006年3月9日史惠順八秩誕辰學術研討會，攝於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



史惠順教授參與第6屆測量研討會。



1998年09月第二屆海峽兩岸測繪學術研討會拍於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前。



1971年土木系榮獲成功大學運動會總冠軍，學生們興高采烈地舉起時任土木系系主任的史惠順教授。



史惠順教授訪問日本埼玉縣所澤市役所



1972年率領土木系63級學生赴曾文水庫參觀



史惠順教授訪問日本太平洋航業株式會社



史惠順教授訪問西德波昂土地測量局



1974年6月與土木系63級畢業同學合影



1978年航空測量研究所第一屆碩士畢業生和口試委員團照於航測大樓前。



Stammtisch 30 周年慶(2014 年, 東興洋行)



1998 年 09 月第二屆海峽兩岸測繪學術研討會，由左而右分別為李德仁校長、史師惠順、王之卓院士。



第五期內政部地籍測量訓練班聚會團體照



史惠順教授於第五期內政部地籍測量訓練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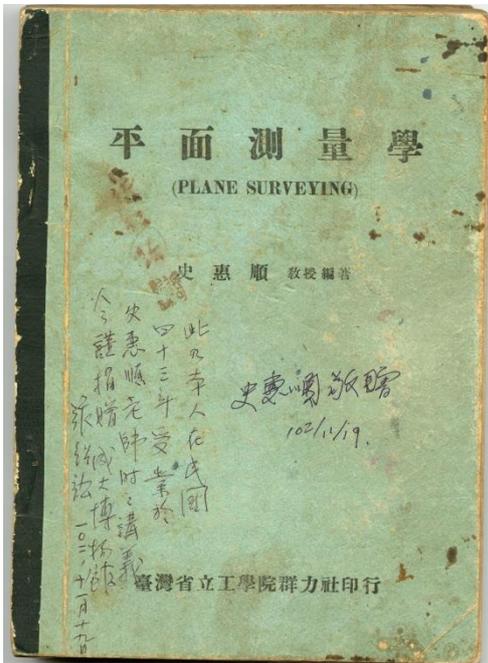
2000年2月25日 春酒，迎賓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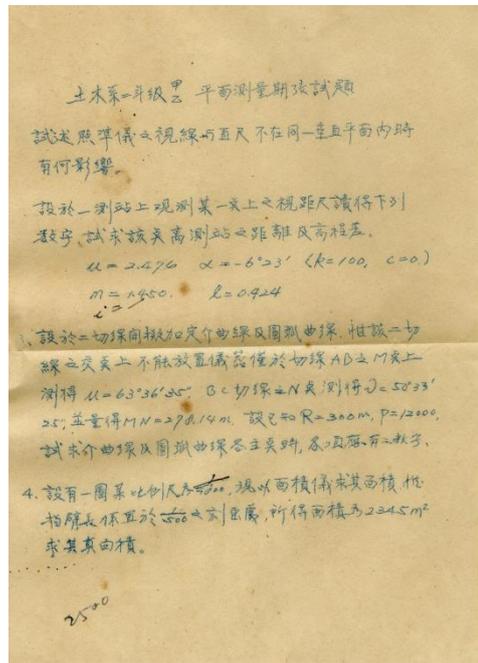
2014年 Stammtisch 30週年慶，東興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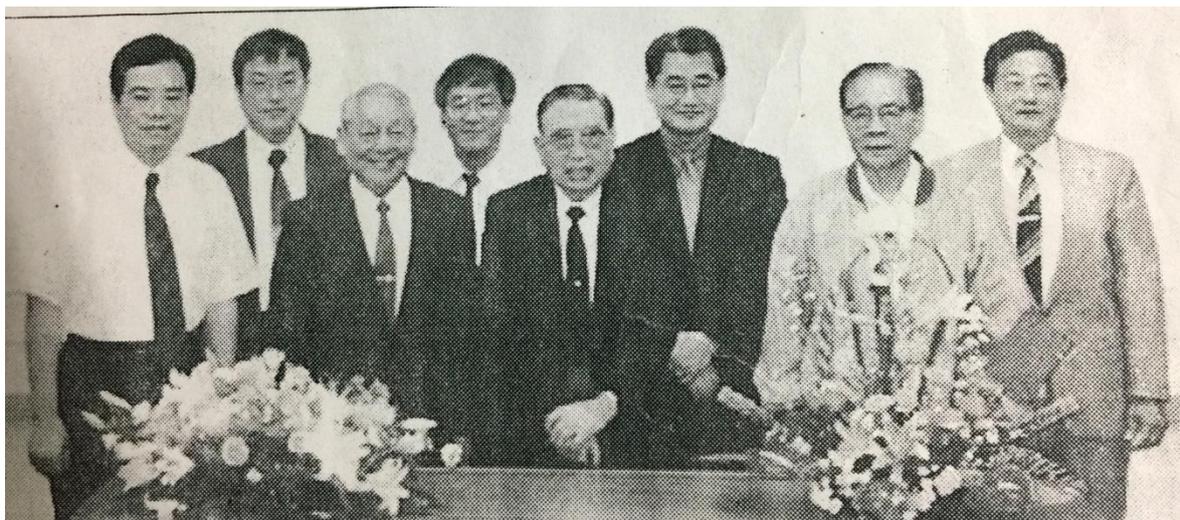
2000 第三屆海峽兩岸測繪研討會，香港。



平面測量學講義，張紹竑校友捐贈，成大博物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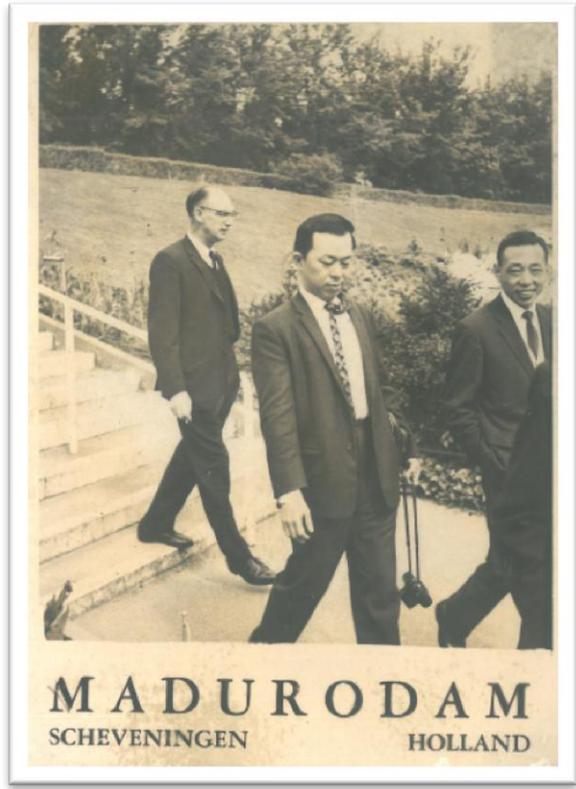
平面測量學試題卷，張紹竑校友捐贈，成大博物館提供。



80 歲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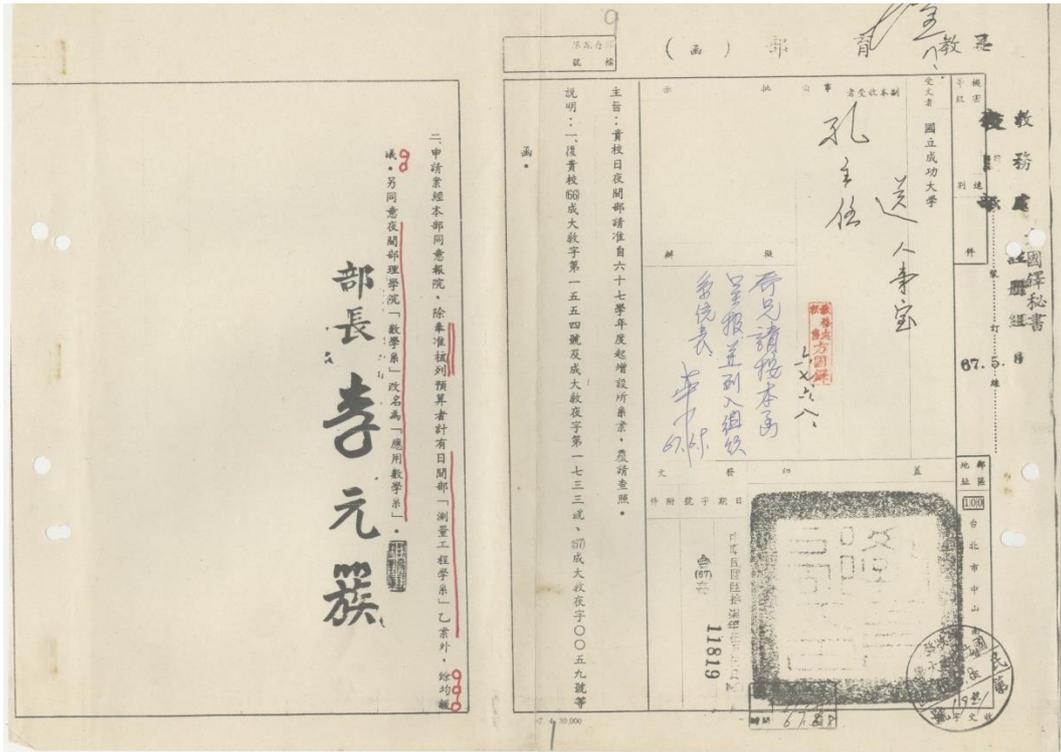
測繪海埔新生地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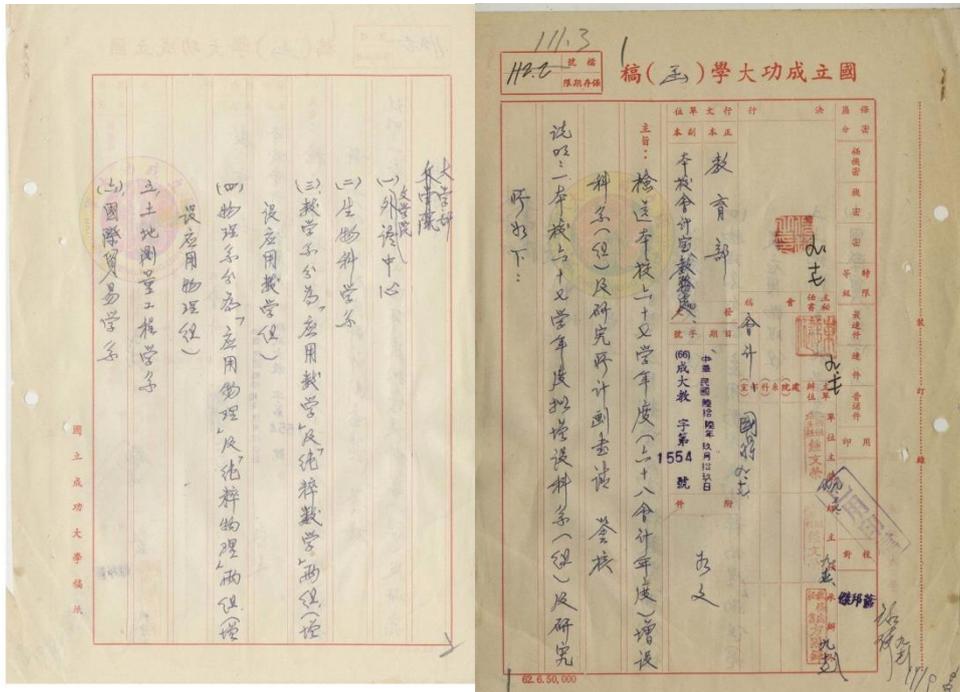
留學荷蘭時期



2011年再訪德基水庫



1978年5月5日教育部核准測量系成立公文



1977年9月本校報教育部增設科系函稿



2015 年第 1-5 屆同學會，攝於台南大飯店。



2009 年普渡展開幕



2008 年 09 月 19 日成大懷恩講堂揭牌啟用



2013 年 3 月成大土木文教基金會成立 20 週年慶祝餐會



2009 年 5 月 22 日史師惠順於九十大壽餐會吹蠟燭，背景為邱仲銘毛筆撰寫的南山詩。



2009 年 5 月 22 日史師惠順九十大壽餐會

感謝各位長官、先進、史教授家屬和故舊門生的賜文及參與。
感謝本校教務處、人事室及成大博物館的提供資料。
感謝測量系和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的經費支持。

史惠順教授追思會籌備小組

